

# 楊飛俠

長篇武俠小說

34



毒  
蟲  
著

武俠  
名著

大  
俠  
楊  
飛  
俠

天津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技  
小說  
楊飛俠

話表前清光緒庚子以前。天津河北三官廟的左近。有無數的荒坵野塚。廟後有圈堤一道。以防下西河的水出槽。淹沒河北大街。及關下一帶。那個地方兒。住戶太少。就是晚間。有在那兒出大恭的。據說夜裏常有黑影兒。出來搗亂。有說是鬧鬼的。有說是地魔的。也有說是妖怪的。三官廟後圈堤上。有由四鄉逃來難民。在那裏搭窩舖。晚晌就往窩舖裏扔錢。也不知是仙是鬼扔的。有一個謝六。這一天晚晌在那兒出恭。本來乾爆得了不得。屎拉不出來。急得渾身是汗。蹲也蹲不住啦。正在這個工夫兒。看見一個黑忽忽的東西。在那邊兒跳過來跳過去。待一會兒。居然跳到謝六眼前頭來啦。謝六一害怕。往後一仰。口中嚷道。我的媽呀。此時就見那個黑影兒。翻了個筋斗。站起來放情是個人。衝着謝六說。您這兒出恭哪。沒吓着你呀。謝六一聽說話的聲音。很像

街坊楊飛俠。人都呼之爲楊七爺。心裏這才放心大膽的說道。這不是楊七爺嗎。那人說是我呀。你別害怕。我是因爲這兒夜裏清淨。沒人走道兒。在這練工夫。你可千萬別告訴人。我必重謝你。謝六說謝不謝這倒不要緊。您吓了我一跳。您得告訴我練甚麼哪。我就不給嚶出去。可得教我明白明白。楊七爺說我練的是蝎子爬。你可別向旁人說。說完了話。又奔到坵子那邊兒去就不見啦。謝六當時回家。到了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兒。楊七爺就來啦。坐了一會兒。遞給他十吊錢帖兒。謝六接過來也沒言語。二人會意。書中代表。楊飛俠練了一種蝎子爬的工夫。專偷壞人的錢來救濟貧人。常往窩舖裏扔錢。就是他幹的營生。有人看見個黑影兒。也是他練工夫呢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楊飛俠。由謝六家中告辭走去。謝六落了十吊錢。雖然不上滿街上嚶去。也但總要自己家裏的人說。日子長了。一來二去。可就傳嚶出去啦。方近左右。都知道楊七爺會把式。就是不管誰問會練把式不會。楊七爺總說不會。這位楊七爺。在河北

關下住。有兩個兒子。在河北大街開洋貨鋪。家裏很有錢。倆兒子在鋪子裏作買賣。楊七爺是一年回南一次。辦一次貨。由春天把貨辦了來。在家裏歇這多半年。倒是個福人兒。又過了一年。這一天正是三官廟要出會的日子。這個三官廟在前清時代。每年出一回會。是門公出巡。香火最盛。廟前唱大戲。廟外還有刀山馬戲。熱鬧非常。廟前邊兒有兩根旗杆。年年兒到廟會的日子。換一回旗杆上的繩子。換這回繩子。還是很費勁。總得教棚匠圍着旗杆搭上架子。搭到頂上。再上去人換繩子。淨搭這倆架子。就費了事啦。可巧這年又下了兩天雨。這一耽誤。再找棚匠換繩子。棚匠因爲日子太近沒敢應。廟裏的會頭們。全都很着急。怕的是挂上旂子。繩子一糟。把旂子刮下來不順當。楊七爺就幫着會頭們。跟棚匠說。教棚匠給趕着換上。棚匠說這可辦不了。楊七爺說。換換繩子就至於這麼拿人嗎。棚匠說您要是看着容易。您不會上去換去嗎。楊七爺說我跟你們說好話。你怎麼拿話堵我呢。我換我就換。教你們也開

開眼。一堵氣脫了大衣服。把繩子攔在旂杆底下。把繩頭兒咬在嘴裏。拿起大頂來。在地下蝸子爬。抱住旂杆。頭朝下脚朝上。轉眼之工。就爬到旗頂上去啦。看熱鬧的。沒有不叫好兒的。楊七爺在上邊。把繩子換好了。倆手拍了個巴掌。往下一撲。就打旂杆上掉下來啦。吓了大家一跳。等到離地有一丈多高的時候兒。就看楊七爺一翻身兒。站在地下啦。大家又叫了一陣好。楊七爺面不更色。連大氣兒也不喘。又到那邊兒旂杆底下。又照樣上去。把繩子換好下來。棚匠這才給楊七爺陪罪說道。我們說話冒失。慫老人家恕寬我們。楊七爺說上旂杆本來不容易。也不怨你們那麼說。楊七爺擦擦臉。穿上衣服。回家去啦。這一下子可就嚷嚷出去啦。那一帶一街坊。全都知道啦。年輕好練的人。全要跟楊七爺學徒。楊七爺說。我就會拿大頂蝸子爬。跟我學甚麼呢。無奈這些年輕好練的人。全是高高興興。非練不可。滿處亂託人。求楊七爺收下。日子長了。楊七爺就有推不出去的。只好收下。後來收了五六個徒弟。每天沒事

的時候兒。在場子裏一坐。教這幾個徒弟練把式。倒可以解解悶兒。每年一到秋後。楊七爺就上上海辦貨去。年前年後回來。這一年又到了秋後。楊七爺就打點好了行李。自己出門。口稱上海坐莊買貨去。其實是一年出去作一回買賣。小買賣也不作。只要是探好了道。一回就得弄個三千兩千的。順着御河往南走。到了靜海縣。買了一匹大白驢。把行李攔在驢上駝着。走累了就騎一會由德州順着大道直奔王家營。過了清江。楊七爺就在各城鎮上。擺攤兒賣藥。沒有集鎮的時候兒。也下鄉賣野藥。每天出去賣藥。就爲的是探道。這一天走到蘇州。闖門西街打鐵弄。(弄就是胡同蘇州人胡同叫弄)看見一個窮漢。身上穿得很破。手裏提溜着一條活鯉魚。低着頭往前走。楊七爺一想。這個窮人。拿着這個活魚。像賣魚給拴好了的。不像是由湖裏捕來的。要憑這個窮人。今天買這條魚吃。這裏必有原故。楊七爺就拉着驢。在後邊兒跟着。走到一個竹籬芭門兒。這個窮漢。一推門就進去啦。可巧對門兒正是一個小茶館兒。楊

七爺就把驢拴在茶館兒門口。找了張棹子坐在那兒喝茶。跟跑堂兒的說道。對過兒住的這個人家兒。是作甚麼的呀。堂官說道。這家從先是買賣人。現在因為被火燒窮了。將才進去的那個窮漢。從先也是大少。現在在碼頭上。當了腳夫啦。這個人最孝順。因為他母親有病。他在家裏侍奉。沒有吃的。這幾天淨在外邊兒東摘西借。給他娘養病。將才他娘要吃活鯉魚川湯。他在門口借錢沒借着。把自己頭髮剪下來啦。拿到街上賣了錢。買了鯉魚來。你說他是個孝子不是。楊七爺一聽。心裏想道。真是家貧出孝子。一點兒不錯。這才向跑堂兒的說道。他娘有病。我會治病。你告訴他去。我給他娘看看脈。帶吃我的藥。我滿不要錢。堂官說。那不更好了嗎。他正請不起先生哪。您要是白看病。外帶捨藥。不用商量。他沒有個不樂意。說着話就上對過兒院裏去啦。工夫不大。領着將才那個窮漢出來。到了楊七爺面前說道。這位老先生會看病。因為你是個孝子。情願白給治病。白送藥吃。這個窮漢過來。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



說道。老人家行個好吧。要把家母的病救好了。生生世世也忘不了您的好處。楊七爺說。朋友你貴姓。窮漢說。小人名叫陳良。家裏被火燒窮啦。每天在碼頭上。賣力氣掙幾百錢。家母一病。不能出去。楊七爺說。我跟着你先去看看去。陳良領着楊七爺。到了家裏。楊七爺雖然不會大方脈。因為常買野藥。經驗的病人也不少啦。倒有個七七八八的。進了屋子一瞧。病人在床上躺着。像熱病的樣子。心裏一想。既是想活魚吃。病就許不至於要命。心裏一痛快。就許出了汗。楊七爺假裝着看脈。打腰裏掏出十塊英洋來。向陳良說道。這個病非養不可。給你這十塊錢養病。想吃甚麼。當時就買去。把錢用完了。我再借給你。也不圖你的利息。你只管使換你的。現在你先跟我拿藥去。楊七爺跟陳良一同出來。先把櫃上的褥套搬下來。打褥套裏摸出一個瓶子來。裏頭裝的是藿香正氣丸。硬給改了名叫作千金避瘟丹。拿了四丸遞給陳良說道。今天吃兩丸。明天早晨吃兩丸。一見大恭。就要出汗啦。出了汗之後。可得好好的調

餐。要不然可就不好治啦。陳良接過藥來。楊七爺又說道。這幾天你可別出門。淨在家裏伺候着才行哪。千萬別出去。我過了明天再來看。錢要不夠用的。你只管言語。你趕緊把藥拿了去吧。陳良這才把藥拿回去。楊七爺給了茶錢。自己離了茶館。找了一個店住下。第二天在蘇州城裏外。遊玩了一天。看看市面上的現狀。第三天吃完早飯。想起陳良來啦。作俠義的人。不能說謊言。說今天去。今日一定得看看去。故此把驢存在店裏。帶了幾九子藥。又到了那個茶館兒喝茶去啦。堂官一見楊七爺。笑容滿面的說道。您的藥真好。吃了一付就出了汗啦。陳良靜等着謝你哪。書中代表。陳良他母親本是時症。心裏想活鯉魚吃。一吃鯉魚。心裏一痛快。就許出汗。再加上一吃藿香正氣一發散。又聽說給了十塊錢。心裏更開通啦。故此夜裏睡着了。汗就出來啦。陳良在傍邊伺候着。見母親出汗啦。心裏大喜。坐在傍邊看着。一夜也沒閉眼。一直到了天亮。汗全落下去。醒了要水喝。陳良又給熬了點兒粥。吃了幾口。這

才又睡着了。陳良出來倒水。告訴茶館兒裏。他母親怎麼出的汗。那位老先生來了。別教他走。先謝謝人家。再請他接着治。故此今天跑堂兒的。一見楊七爺就笑啦。楊七爺說。這個病至多也不過兩付藥。就可以出汗。這堂官趕緊到了對門兒院裏。工夫不大。陳良就跟着出來啦。跑到楊七爺面前。爬到地下就磕頭。楊七爺趕緊拉起來。陳良才把出汗的情形說了一遍。千恩萬謝。楊七爺說。就是調養要緊。又打腰裏掏出幾丸子藥來。遞給陳良說。我過三兩天再來。用錢我再給你。千萬你別出去掙錢去。伺候你娘病好了。再去賺錢。沒有錢使。我再接濟你。陳良說家裏也不乾淨。先不請您進去啦。只要是吃藥投緣。您淨給藥吃就行啦。楊七爺說。你回去吧。陳良這才回家。楊七爺喝了兩碗茶。這才出了茶館兒。溜溜達達夠奔山塘而來（山塘是大街的名兒）。看見買賣舖戶很不少。又走到一個巷子口上。寫着毛家橋。有一個帶樓的小飯館兒。楊七爺覺着肚子裏餓啦。自己上了小樓。要了兩樣兒菜。打算吃飽了就

走。堂官說道。這兒有好陳紹酒。比在北邊買上算。先喝個四兩半斤的。然後再吃飯不好嗎。楊七爺心說。我左右是沒事。喝點兒也不要緊。借着喝酒。還可以聽聽閑話兒。也許探出買賣來。這才答應教堂官拿酒。跑堂兒的又添了四碟涼菜。拿了一壺酒來。說道這是四兩。您先嘗嘗。要是好再來。可巧這個時候兒。不是吃飯時候。飯座兒很少。楊七爺看着堂官很和氣。說道你坐在那裏歇歇吧。堂官坐下說道。我倒不累。楊七爺說。堂官貴姓。跑堂兒的說。我叫劉三。因為我愛說話。人都叫我畫眉劉三。楊七爺說。你必是個忠厚熱心人嘍。劉三說得啦。您別抬舉我啦。楊七爺正說着話。打樓下上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。鷹鼻鷄眼。兩隻黃眼珠亂轉。兩腮無肉。有幾根小鬍子。還有兩個年青流氓樣子的。有個四十多的鄉下人。跟在後頭。四個人揀了張棹兒坐下。劉三給擺上菜碟子。打了酒來。四個人就喝起來啦。有一個年青的向那鄉下人說道。今天再給你五十塊錢。你可得給蔣二太爺寫字兒啦。一共寫四百五十塊錢

的字兒，那個鄉下人隨口的答應。楊七爺聽着。這裏頭必有緣故。也顧不得吃飯啦。坐在那兒以喝酒作引子。靜靜聽着這邊兒說話。細聽這裏的原因。似乎要強買這個鄉下人的閨女。逼着教他立字。正在說話的時候。冒然就由樓下跑上一個人來。說道。米先生快回去看看吧。大小姐要尋死。這四個人一聽。趕緊站起來。一齊下樓去啦。楊七爺這兒也莫明其妙。待了一會兒。劉三跑上來說道。您瞧現在真是暗無天日。將才那個鄉下人姓米。他有一個女兒。長的最好。上蘇州這兒投親來啦。沒找着親戚。困在這隔壁棧房裏啦。那個黃眼珠子的蔣二太爺。他是本地的大流氓。吃娼訛賭。硬要霸佔米先生的女兒。將才是逼着米先生立字兒。這位米大姑娘。聽說要買他。自己已吃了官粉啦。那兒在灌救。楊七爺一聽。這個姓蔣的必是土棍。這兒沒人敢惹他。要霸佔人家的孩子。這才跟劉三說道。這個米先生。到底使用了姓蔣的多少錢哪。劉三說。要是用他的錢。也不過三五十塊錢。在這兒住的日子不多。還能用的了多少

錢嗎。楊七爺說。你打聽打聽。米先生欠他多少錢。要是幾十塊錢的事。我借給他幾十。把錢還了姓蔣的不行嗎。劉三說您要是真借給他錢。那可把他們救啦。還可以保全米大姑娘的貞節。這可是件好事。楊七爺說。你先看看救活了沒有。到底兒是多少錢。劉三這才教同事的給楊七爺換熱酒。他自己下樓去了。工夫不大就回來啦。向楊七爺說。這個米大姑娘還是沒死。已經灌過來啦。楊七爺說。他們得給姓蔣的多少錢可以了事呢。劉三說我也問了米先生啦。據說給他一百元錢。就可以行啦。楊七爺說我倒可以幫他的忙。不過完事之後。他們也得有個相當的住處。要是仍舊在這兒住。日久怕姓蔣的還許出壞主意。此處西門打鐵弄。住戶有一個陳良。這個人很好。可以叫米先生他們搬到那兒住去。以後我還可以用給他們成全婚姻。你先跟先生商量商量。他願意往那兒搬不願意。反正錢我一定幫他。劉三說這兒說話不便。我得把米先生請到我家裏說去。楊七爺說那末明天我拿上錢也上你家裏去。劉三說那更好啦。

我住家就在這西邊往北一拐。路西的門兒。楊七爺說我先回去。咱們明天見。說完楊七爺回到棧房。自己數了數被褥套裏。還有一百多塊錢。遂即躺下睡覺。第二天起來。拿上錢找到劉三家裏。米先生也在那兒哪。劉三向楊七爺說我把您的意思。都跟米先生說啦。米先生不但願意。還是感激的了不得。楊七爺遂把錢拿出來。交給米先生。說你趕緊跟蔣二交涉完了。你們即刻就可以搬到陳家去。以後我還得給你們想法子。你們有了生計。那才行哪。楊七爺又說道。我先走啦。這才出來。自己上了打鐵弄。先上茶館裏把陳良找了來。向他一說借房子住的話。陳良滿口應承。馬上就去打掃屋子。楊七爺就在茶館兒等着。到下午。看見米先生隨着洋車拉着行李。後頭有一位大姑娘坐着車。楊七爺心說。這個姑娘臉上就帶着節烈冰霜。一團正氣。這才站起來招呼米先生。米先生教車子站住。把東西搬下來。姑娘也下了車。米先生給女兒引見了。楊七爺這才叫陳良去。陳良出來也引見了一回。連楊七爺全都讓到院裏去。屋子

已經收拾乾淨啦。陳良又張羅泡茶。楊七爺把米先生的境遇。告訴了一回。又向陳良說。把這個意思轉稟你母親一聲兒。替我謝謝。陳良說。我已經跟我母親說過啦。這個房子也是閒着。米先生隨便住着。不要緊。楊七爺說。這也不過是暫時將就。反正我必有個安置。又說了一回。這才出來。自己回了棧房。研究籌款的事情。只好跟姓蔣的借用。事才公平。要是拿別人的錢補這筆虧空。似乎不對。主意已定。到第二天出來溜達。在蔣二的房前房後看了幾遍。回到店房。睡了一覺。到掌燈後才起來。換上一身小衣裳兒。是紫灰布的。腰裏圍着一個小包袱兒。又圍了一把折鐵刀。腿上帶了一對雙插子。收拾的緊襯利羅。又坐在床上。閉目合睛養了養神。聽見院裏清淨啦。這才出來。看看院裏沒人。擰身上房。竄房越脊。跳到街上。一直的奔到蔣家。轉到蔣家房後頭。先竄到平房上。後又上了樓房。在房上蝎子爬。拿手走道兒。試着輕重。淨往結實地方兒按。楊七爺往上一提氣。連點響聲也沒有。走到了前坡房簷



上。往四下裏一瞧。圍着房簷全有鐵絲網子。網子上有鈴鐺。這才又退回來在鄰居院中。找了一根大繩子來。又找了幾根厚竹片。把繩子的兩頭。繫在東西房的後坡上。在房上墊上竹片。就像踏軟繩似的。走了幾步。就到了當中。沒有鐵絲網的地方啦。又拴了一根繩子拴往下搭拉着。拉着繩子頭兒。身子往下墜。正跳在院裏。聽了聽各屋裏都睡着啦。這才奔上房。隔窗戶往裏一看。屋裏的煤油燈拈下去啦。一拉上邊的窗戶是活的。像是白天支着。將才放下來樣兒。又看了看窗戶兒台上沒東西。這才一縱身子。一隻手托窗戶。一驅腿就進去啦。又把窗戶放下來。下了地一聽帳子裏有人睡覺。桌上有些個擺設。地下有個銀櫃。揚七爺打腰裏掏出兩件小傢伙兒來。爬在銀櫃上。把銀櫃開開。一瞧櫃裏現洋跟鈔票很多。拿出五捆鈔票。大約是五百塊。掖在腰裏。照舊又把櫃鎖上。打窗戶出來。照舊的關好了。到院子當中。往上一竄。抓住了繩子頭兒。倒了幾把。順着繩子上了房。照舊把繩子解下。連竹片全都拿走

啦。一點兒痕跡也沒露出來。走在半道兒上。把繩子一扔。自己回了棧房。天還沒亮哪。到了屋裏把門扣上。睡了一大覺。到十點多鐘才起來。吃完飯自己在屋子裏點了點票子是整五百。把票子帶好。出棧房到了街上。換了一百塊現洋。帶在腰裏。去找陳良。見了陳良跟米先生。楊七爺先問陳老太太好了沒有。陳良說已經大好啦。不久就可以復原兒。這兩天米小姐。很替我侍奉家母。我打算騰開身子。出去掙幾個錢去。楊七爺說。你先不用出去。米先生也別出去。怕那個姓蔣的看見你。還是訛你。說着又給拿出二十塊錢來。遞給陳良說道。你們先買點兒柴米。先在家裏吃着。你們兩家兒。想個養生的法子。不論是甚麼生計。用本錢我有。米先生說。我在家裏開藥舖。祖傳的醫學。因為連年不收。家裏年頭兒不好。才逃到這兒來。遇見這麼一場禍。幸虧您救我們父女。這一生一世也忘不了您的好處。楊七爺說。我這倒是小事。不必介意。等着稍微消停消停。我拿幾個錢作這個藥舖買賣。或是作別的買賣。說完

陳良出去買東西去。楊七爺又向米先生說道。你看這個陳良人品好不好啊。米先生說。這個陳少爺是個孝子。品行也很好。楊七爺說。我看你帶這麼大的姑娘。上那兒去也不方便。不如跟陳良結親。你們就在一塊過日子。他既然孝母待你必不能錯了。米先生說。陳良的脾氣心眼可全不錯。慫要是給我們作大賓。求之不得哪。楊七爺說。回頭再問問陳良樂意。不樂意待了一會兒。陳良回來。楊七爺又跟陳良提了一回。教他告訴他母親去。跟他母親一商量也很願意。簡斷截說。這門親事。兩家全都樂意。這就寫了二份年庚帖兒。當着楊七爺彼此一換。就算成啦。楊七爺看着很痛快。大家喝了一回喜酒。坐了會兒楊七爺回去。回到棧房門口兒。看見一個老頭兒叫門。楊七爺心想。必是在一個棧房住的。也沒介意。聽這個老頭兒的口音。是本地的人。棧房開開門。一同進去。看見老頭兒上後邊兒去啦。楊七爺自己回到屋裏。喝了兩碗茶就睡啦。到第二天起來。又點了一百五十塊錢票子。帶在腰裏出去。找了幾家兒錢鋪。

把票子都換了本城的票子與現洋。這才上陳良家裏去。楊七爺見了米先生。把一百五十塊錢遞給米先生。向米先生說道。你拿這錢開個小藥舖。你們這幾口兒作個生計。千萬不可胡作非爲。以後要是混好了。我也看着高興。米先生說。您哪屢次周濟我們。這就很知情不過啦。萍水相逢。蒙您厚賜。是在於艱難中。不能不受。現在已經逃出活命。再要貪得無厭。那還是人類嗎。況且無功受祿。寢食不安。萬沒有此理。楊七爺說。救人救到底。既是把你們救出來。要是不給你們籌個生計。你們本就一貧如洗。那不還是照舊的窮嗎。不如不救你。你們拿着這筆錢籌個生計。以後兩家全可以吃飯。米先生又推讓了一回。楊七爺不依。連跟陳良說。勉強着留下。又拿出三塊錢來。教陳良出去置辦酒菜。連對過茶館劉三也請過來喝喜酒。就算給米陳兩家賀喜。陳良把菜買回來。米姑娘幫着作菜。把菜飯作好了。才把茶館跑堂的請過來一喝喜酒。喝完了大家盡歡而散。這個跑堂的回去。屋裏有個茶座兒。是個六十多歲老頭

兒。看見堂官喝的臉上發紅。帶了些酒意。這個老頭兒讓堂官坐下。二人說開話。堂官借着酒氣。就把楊七爺這件事。一五一十的一說。老頭兒說。這個賣藥的是咱們蘇州人嗎。堂官說不是蘇州人。是個北方人。聽說他是天津人姓楊。老頭兒點頭兒。給了茶錢就走啦。書中代表。這個老頭兒就是跟楊七爺在一個棧房裏住着的那個老頭兒。這個老頭兒淨在暗中調查楊七爺的行動。楊七爺在蘇州作的事。他全知道。楊七爺可沒留神。這就是失於檢點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楊七爺吃完了喜酒。回到店裏。自己想着來了這麼幾天。也沒作買賣。淨辦了別人的事啦。明天可得拉着驢出去賣藥。好探盤子。早作完了買賣早回去。拿好了主意才睡。到第二天早晨起來。把藥包收拾收拾。吃完早飯拉着驢出去。到胥門的大街（名道前街）。轉到西中市。看了會子街上的舖戶。很是興旺。來往行人也不少。又到了清嘉坊。在觀前又遊玩了一回。有心要找個地方打開包袱擺攤兒。心裏一想。費那大功夫設著攤兒。也沒有甚麼好處。就說賣

個吊兒八百。也不在乎這幾百錢。故此沒站住脚。溜了會子。才回到店裏。見院裏站着好些個人。七嘴八舌。大家談閑話兒。這個說這個蛟必是不大。要不然不能淹一兩縣。那個說這不是離着湖近嗎。洩水洩的快。蛟一到了湖裏。也就不鬧啦。湖裏也可以洩水。所以沒淹多了。又有一人說。將才在道前街。看見那些難民苦得很。楊七爺也沒聽明白。店裏的茶房把驢接過去。楊七爺自己進了屋子。院裏還是七言八語的。楊七爺等着茶房進來。問茶房道。大家站在院說甚麼呢。茶房說蘇州城南相離一百多地。有一個山塘裏起了蛟啦。好在水一過就入了湖啦。雖然湖水一漲。倒不要緊。將才逃了有二三千難民來。真有兩天沒吃飯的。有些個善士施捨錢米。暫時先度命。街面兒上商量要辦急賑哪。楊七爺一聽。立刻就感動了熱心。站起來就走。教茶房鎖門。自己出去。一直的就往道前街跑。道前街一帶。就有許多的難民。胥門外一帶。難民也很多。沿路上有幾處臨時救濟會。全是借來水鍋煮飯。團飯團子。挑着上各處有

難民的地方送去。楊七爺都看明白了。有十幾處煮飯的。拿出二百塊錢來。每一處救濟會。送給十塊錢。人家問他姓氏。楊七爺不說。抹頭就走。只好寫的無名氏。楊七爺轉了一圈兒。花了不到二百塊錢。這才回去吃飯。這工夫一同住店的那個老頭兒。敢情暗中跟着他呢。看他把錢都捨完了才回來。楊七爺吃完飯一想。來了這些難民。非有鉅款不濟事。這可怎麼辦呢。自己搬了一張椅子坐在院裏。皺着眉想主意。聽見別的店客說道。咱們蘇州知府大人。太心狠啦。辦這麼大急賑不但不助錢。紳士找他拿錢墊辦。他全不肯往外拿。他還教紳士們。給他位置幾個人。這還說理嗎。真是硬賊官。不用他的人還不行。楊七爺一聽。這倒是個機會。我拿他的庫款放賑倒不錯。主意已定。臉上當時就有了喜容。坐在椅子上喝茶。又聽見大家說道。這個知府姓連是旗人。蘇江太道也是旗人。連知府的根子很硬。又有一個老頭兒說道。他那庫裏也得給上峯預備着錢。故此這兒庫款。格外慎重。那一年看見府衙門修庫。四面牆裏滿是

鐵板。上頭也是鐵頂子。結實極啦。就是山花上沒有鐵板。楊七爺聽見心裏一驚。心說幸虧有人說出來啦。要不然我得白碰釘子。今天先探探道去。明天就下手。我這回在蘇州驚天動地的鬧一下子。也不枉我來這一趟。喝着茶聽閒話兒。到了十一點多鐘。大家進屋睡覺。楊七爺在床上盤膝而坐。閉目養神。等到兩點多鐘。楊七爺出去。找到府衙門。跳過去把衙門裏的道探探。找着銀庫。緊挨着有個倉。兩個山牆對着。相隔不遠。底下是存着髒土的夾道兒。全都看明白了才回來。睡到第二天早晨才起來。吃完飯教櫃上算帳。將房飯錢給了。說是要到杭州去一趟。將驢寄存在這兒。三五天就回來。店夥說連房子全給您留着。那天回來從那天算錢。楊七爺說。要不然就留着。我還是一樣給錢。只要是給我照顧着驢。別的事全好辦。茶房說您只管放心吧。楊七爺自己背着褥套。出了店門。在街上買了些東西。先到了陳良家裏。跟陳良說道。我在这兒寄放褥套。明天早晨來拿。陳良說道。這不是隨便嗎。您那時來就那時



來。楊七爺說。我先借一間僻靜屋子歇歇兒。陳良說您就在這屋裏歇着吧。我岳父也沒在家。沒人驚動您哪。陳良這才出去。楊七爺在屋裏坐了一會兒。真沒人進來啦。打褥套裏拿出許多的東西來。自己收拾了一回。又包在一個包袱裏。把零碎東西帶在腰裏。在床上睡了一覺。到掌燈後起來。教陳良去買牛肉。又打了二兩酒。自己在屋裏一吃。吃喝完了天快二更啦。楊七爺這才拿着包袱出來。說是回店。明天再拿褥套。千萬別向外人說。囑咐好了。溜溜達達的到了府衙門後。看見有一個醬園的醬廠。楊七爺跳過牆去一瞧。是個大院子。一排一排的淨是醬缸。院裏也沒人。楊七爺蹲在牆根兒底下。歇了會兒。聽見衙門牆裏頭。梆聲齊響。大羅都睡覺啦。楊七爺上了大牆。往衙門裏一瞧。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。這才跳下去。找到銀庫的山牆底下。又由別的房上。上了庫房房脊。拿出一根帶鈎子的繩子來。鈎好了揪住繩子。腳踏着牆往下倒。隨手又掏出釘子來。往牆縫兒裏塞。手上的勁頭兒也大。比釘進去的還

結實。外帶沒有響聲兒。釘子作扶手。或是拴繩子。到了山花那兒。又插了兩個大釘子。站在釘子上。嘴裏咬住這根救命繩。騰出兩隻手來。把腰裏的包袱打開。先拿出一塊板兒來。有兩個繩套兒。挂在釘子上。擱上板子。就像吊板兒似的。下去坐在板兒上。這才得了手脚。又打包袱裏拿出些零碎東西來。擱在板兒上頭。先在山花上把磚縫兒的石灰弄下來。滿都不教他掉到地下。擱到一個口袋兒裏。這才挖下一塊磚來。把磚拿繩子兜住。挂在釘子上。一連挖幾挖。把山花挖透了。打腰裏又拿出一根絲繩。頭兒上拴着一把鐵抓。把絲繩拴好了。鑽進窟窿裏去。倒着絲繩兒下去。腳踏實地。打腰裏拿出自來火一瞧。庫裏的銀子很多。楊七爺打腰裏解下一個桶兒搭包來。裝了一千兩銀子。斜着背在身上。到了絲繩底下。一揪繩子。恐怕禁不住這麼大的分量。把銀子又倒出一半來。背着五百銀子上來的。擱在吊板上。又下去拿那五百。摸了半天摸着九個元寶。一堵氣子也不找啦。這才上來。連吊板上十個也裝在一塊兒。倒

着繩子下去。跳過後牆去。把這十九個元寶。扣在牆犄角兒一口破缸底下。又回來上庫裏拿去。前後拿了五趟。看着天不早啦。這才不下去啦。打包袱裏拿出一塊油灰來。把磚照樣兒安上。拿油灰一抹。還跟老牆差不多。把零碎東西跟弔板兒滿都收起來。上了庫房房脊上。把繩子解下來。跳牆到了醬房院裏收拾好了。拿着銀子穿街越巷。到陳良家中天才將亮。楊七爺一叫門。米先生向例起得早。聽見叫門。就出來開開門。米先生說真早哇。這是打那兒來呢。楊七爺說。昨天賣藥去。因為沒趕上店。走了一夜才回來。說着話一同進了屋子。楊七爺坐在床上說道。我還在這屋裏睡。你們別驚動我。等我睡醒了。有甚麼事情再說。米先生出去。楊七爺在屋裏睡了一覺。睡醒了把銀子掏出來。藏在棹子底下。這才叫人泡茶。陳良過來伺候。楊七爺吃完早飯。又到街上看放急賑去了。雖然捨賑的不少。無奈難民太多。不夠當天用項。天天虧累。又走到觀前。看見一個籌辦急賑總會。門外貼着黃報子。寫着籌辦急賑總局。出

入的人也不少。門外挂着幾個牌子。上頭貼着許多助錢條子。楊七爺一看。頂多不過三五十元。其餘都是三五塊。總算起來。也沒有多少錢。楊七爺心裏說。要是再加上我這五千銀子。許就週轉過來啦。自己在街上溜溜達達的。在有難民的地方兒查看了一回。找了個飯舖兒。吃飽了回到陳良家裏。睡了一覺起來。聽聽外邊正打三更。自己把衣裳換上。吹滅了燈倒帶上門跳牆出去。一直到了府衙門。跳進醬房後院。揭開缸一摸。一大包一大包的。約有十幾個。全是拿布包着。頭外捆着繩子。楊七爺一想。暗中必有人跟着我。昨天晚晌在庫裏少了個元寶。那就是告訴信兒。大約是幫助在往外搬銀子。搬出來攔在一塊兒啦。人家這筆錢。我還不能給人家動。楊七爺只好把自己的裝起來拿着走。往陳良家裏運。一回搬一千兩。搬了兩趟。天就快亮啦。楊七爺往床底下。一攔銀子。看見床底下有四個布包。重顛顛的正像是銀子。又一細看。這就是醬房後院缸底下扣着的。心說這必是一個人辦事。我不拿他的。他給送到這來

啦。這准是個同志。也爲的是助賑。自己上床睡覺。睡醒了起來。吃完了飯。跟米先生陳良說道。我住的這間屋子。出去我自己鎖上。別人不准進來。你們幹你們的去。米陳二人。順口答應。楊七爺趁着沒人的時候兒。搬出一千兩去。到了急賑總局。捐助了一千。又回去拿出一千兩來。上放賑的地方。又零星捨了點子。到了夜間又上醬房搬那兩千銀子去。又搬了兩回。那兒剩下的那六包銀子。已經給搬到床底下來啦。棹上攔着一張紙條子。上頭押着個元寶。楊七爺拿起來一看。上頭寫着幾個大字。是白銀一萬兩。請君代交賑局爲荷。楊七爺一想。蘇州這個地方兒必有能人。比我的本事強的多。在暗地裏跟了我這麼幾天。我會沒看見人影兒。這個事情可真正奇怪。我可透着點兒栽。一想這一共是一萬五千銀子。再加上本地籌得現款。一定夠啦。心中很是高興。一清早就出去上各街米莊定米。這一天就定了五千塊錢的。定的米全都開條子。送到急賑處裏去。又助洋錢。一共花了一萬。自己又帶了五千。上江西買米

去。買了米來仍舊分散這幾處急賑局子裏。楊七爺看見一處放晚粥的。這些災民。按名領粥。楊七爺過去把木勺接過來喝了一口。心說這裏攙了石灰啦。一定是這個首事人賺米。災民吃長了可以吃死。暗想着把木勺擱下。上後頭看熬粥的去。看見有大木桶裏裝着白石灰。這才明白。趕緊又上別的地方看去。一共查出五處米。到了急賑總局。見了局長一說這五處全攙石灰。局長一查這五處司事。全是本府薦的人。局長說道。這還不好辦。得回明本府。請府台撤他們的差那才行哪。要跟府台一回這個話。府台必定派人查。頂大是查無實據也就完啦。您既是查出他們弊病來。請您指教攙石灰的弊害。約請衆善士紳商們。指控舞弊的情形。公請把他歸案追繳原贓。就是辦不到追繳贖款。也得撤差。楊七爺說。熬粥捨賑。本是救濟災民。粥鍋裏要攙上石灰。災民們吃了受病。饒賺米還害人。這是兩層罪惡。局長一聽。說道。有證據沒有哪。楊七爺說。我查出的這五處來。全都存着許多石灰哪。那就是物證。局長說好。我知

道大家上公稟。一定把這個弊除去。局長這就派人。請大家會議。跟楊七爺約定。下午八點在本局開會。請楊七爺到會報告一切情形。大家研究公稟。楊七爺說完這才回去。局長撤出知單一約請各紳商善士。到晚晌全都來了。楊七爺也進了會場。局長報告開會宗旨。又舉楊七爺上台報告舞弊的厲害。自己捐助賑款數目。又說自己來辦茶葉。遇見這兒水災慘不忍聞。故此傾囊相助。要是任憑他們舞弊。在下就先不認可。大家一聽這些話。沒有不贊成的。全說人家一位北方商人。居然能施捨這麼些個錢。我們蘇州人慚愧已極。再要舞弊。那更對不過人家啦。我們一定得出頭公稟。大家研究的一致進行。表決同意。這才散會。晚晌就寫公稟。第二天就在府縣衙門遞進去。知府一看他薦的這個人全都被告。暗地裏把這五個人叫進去問。這五人全都不認。誑說白灰是收拾房子用的。知府本是一個旅人。作事有個彪勁兒。不肯認錯。請師爺一商議。教師爺給批駁了。師爺說這可不行。這是公稟。並不是私鬪爭訟。再說他們既有

石灰。紳商就拿石灰當證據。怕不好辯白。不如交給縣裏問去。縣裏必不肯追究。就許給設法子啦。知府也沒法子。只好依着師爺辦法吧。衆紳商一聽說知府不管。大家就找至縣裏。見了知縣。請嚴查究辦。知縣也是礙着上司面子不肯深究。要是不問出水落石出來。又怕紳商們不答應。再一說也與理不合。反倒激起公憤來啦。府縣祇好許着究辦。紳商們又再三託付縣官一回。大家這才回到急賑總局。跟局長商量另委五個人。接替這五處的事情。把這五起賑卷調了來。預備跟他們追款。這且不提。再說被控的這五個人。湊在一塊兒一商議這回事。實是真贓實犯。不好彌縫。內中有一個人說。咱們五人湊一項款。孝敬府憲大人。非把這差使買回來不可。這四個人說。這些日子咱們賺的錢也不少啦。祇當沒賺這錢。非把這個場面找回來不可。大家一湊湊了有一千塊錢。到晚晌暗地裏送到府衙門去。知府見錢眼開。將錢收下。又跟師爺一商議。等着縣裏稟上來。就說查無實據紳商誣控。教他們五人照舊到差。聽候詳細查核辦



理。將公事積押幾個月。這一個短差的事。過幾個月也許取消啦。師爺知道知府得了錢兒啦。捏了個詞兒。跟知府借了五十塊錢。也把心眼兒變啦。淨隨着知府的口氣說。這工夫兒縣裏兒上去。知府硬給頂回來啦。說是查無攙和石灰證據。內中必有暗潮。該委員等仍舊到差。聽候詳細調查核辦。這五個人居然硬去接差。逼令新委員當時交卸。衆紳商等氣得立刻就要解散急賑會。楊七爺聽見這件事情。也氣得了不得。跟大家一商議。要是解散了。災民勢必餓死。不如教災民們在向陽地方搭起窩鋪來。分十家兒一排。每十排一個排長。共分多少排。每一排借大鍋一口。每天按人口多寡給米若干。給鹹菜柴禾若干。咱們大家量力担任常捐。願助一排或十排隨便。再不三兩家十人八人助一排賑款亦可。急賑總局仍舊是總機關。外面上的名義。是善士自己解囊資助。不經旁人的手。把各分局一律取消。就是知府也干預不上。總局局長說道。這項經費可不輕啊。大家說道。我們太家担任。楊七爺說。我担任五千塊錢。大家一聽

差不多啦。全都贊成這個辦法。大家說完各自散去。局長第二天就實行調查災民。編成十家牌。取消急賑分局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楊七爺回到陳良家裏。自己進了屋子。看見棹上有一封信。陳良給倒了一壺茶來說道。這封信是一個老頭兒送來的。我闖他姓甚麼。他也沒說。他說把信交給您一看就知道啦。這是要緊的事。別把信遺失了。楊七爺把信拆開一瞧。是封無名信。寫的是前次幫着辦的一萬銀子。已蒙全數助賑。足見極有信用。此次剋扣賑米的這五個人。賄賂知府一千塊錢。在下把這一千塊錢也借了來。寄存床下。拜託轉送急賑總局。是爲至託等語。楊七爺一想。這個人本事比我大的多。他准是黑夜白日跟着我吧。我連點兒蹤影都不知道。大半不是外門兒的人。要是外門兒的人。我還許有性命之憂哪。自己越想越後怕。蘇州不能久住。當時又不能走。災民的事情沒辦完。既是出頭。又不能不辦完了。前思後想。左右爲難。看了看床底下。真有一大包洋錢。知道是那一千塊錢。楊七爺上床假裝睡覺。靜等有人進來。

到底看看這個人是誰。等了一夜也沒等着。暗中交代在府衙門跟着拿錢的那個人。就是跟楊七爺一同住棧房的那個老頭子。這個老頭兒是長江一帶綠林中最有名的人。名叫彭九公。在江湖一輩子殺富濟貧。有個女兒。也是一身好功夫。因為有了家產。洗了手啦。就在蘇州城外。離城二十幾里蓋了一所樓房。爺兒倆住在那兒享清福。沒事的時候兒看着女兒練武藝解悶兒。這時因為上蘇州買東西來。女兒也跟了來。這一天彭九公在小樓兒上吃飯。正瞧見楊七爺周濟米先生。彭九公一看楊七爺仗義疏財。就看出他是行俠作義的人啦。就在暗中偵察楊七爺的形跡。後來看見把米先生米姑娘帶走了。彭九公又跟到茶館裏去。這才打聽明白了。先救過陳良。這時把米先生寄存在這兒。彭九公有心要拜訪楊七爺。故此才搬到一個店裏去。正在這個工夫兒又鬧了水災。彭九公也是因為再看楊七爺對於災民有熱心沒有。後來一瞧楊七爺盜取府庫的銀子。心裏可就更欽佩啦。趕緊回去把女兒找來。在暗地裏給楊七爺把風。後來看見

楊七爺往外拿銀子多了不好拿。故此彭九公爺兒倆。也進到庫裏。幫着往外拿。這才多拿出一萬來。跟楊七爺的五千一塊兒助賑。彭九公因爲是本地人。要是一助大款。全都要注意。日後要是府衙門盤庫。查出庫款被竊來。怕有人疑惑。故此不敢出名助款。又因爲楊七爺的工夫。像本門兒的人。而且打聽着是天津人。彭九公一想。師父活着的時候兒。說是天津有個徒弟姓楊。大半此人是師兄弟啦。遂跟姑娘說。這個姓楊的一定是你師叔。我打算明天把他請了來認認師弟。請到咱們家裏住些日子。彭姑娘說。楊師叔在這兒盜庫濟貧。將來綠林人知道了。總算是露臉的事情。要把楊師叔請到家裏住。那就都瞞不住人啦。馬快們要是知道咱們認識。必要麻煩咱們。與我楊師叔也不便。我打算等把賑辦完了。把我師叔請到咱們家裏來。暗暗地在家裏住幾天。師叔也就可以回天津啦。咱們省許多的麻煩。您也勸勸我師叔。洗了手就完啦。這麼大年紀還在江湖上飄流。也不是長久之計。彭九公說。這也不錯。幫着他把賑辦完

了。在蘇州大鬧一回。從今以後一洗手。在江湖上落個整臉一收。彭九公爺倆說閒話兒。這且不題。再說楊七爺心裏也恨這個知府。每天夜裏。必要到府衙門裏去一趟。聽聽各屋裏的動靜。知府就從把那贓款丟了之後。內宅添了十名更夫。兩名馬快坐夜。其實楊七夜那天也沒斷進去。這天正在各屋以外聽話兒。聽見屋裏有人說話。正是尅扣賑米的那五個人。楊七爺一聽。這五個人是知府帶來的人。沒了事還在府裏住着。不如將他們這幾個人的錢。先借了去放賑。也教他們知道知道報應。主意已定。一想這五人各人的行李。不好往外拿。等到後半夜兒人全睡着啦。楊七爺才進去。翻箱子開櫃。搜出幾百銀子來。帶着趕緊就出來啦。第二天夜裏。還是上府衙門裏搜查去。一連又在知府屋裏作了兩案。全是開鎖開箱子。把金銀拿了去。照樣給鎖上。楊七爺又湊了這幾項款。送到急賑總局去。楊七爺一想。蘇州這個地方兒不能再住啦。恐怕有人看破了。這才跟陳良說道。你跟米先生在一塊好好的過日子。開藥舖的本錢要

是不夠。我再給你們添。陳良說。是夠用的啦。您要是走了。多會才來哪。楊七爺說。那可不一定。要是有人問我。就說不認識。別提出我來才好哪。暗中交代。米先生早就看出楊七爺銀子來的易。床底下總不斷堆着元寶。隨來隨走。必是個江湖大盜。有救命之恩。也就不敢追究細情啦。暗中留心偵查。才知道把這些銀子全都助了賑啦。心裏更欽佩啦。這一聽說要走。心裏也是難割難捨。問了一回候着的日期。楊七爺跟他們洒淚而別。回到棧房裏。把這些日子驢的喂養錢算清了。第二天告訴棧房說。要上揚州一帶賣藥去。出了棧房往南走了二十幾里地。看見道旁有個小茶館兒。楊七爺進去教堂官泡了壺茶喝着。心裏思想在蘇州作的這些案。救了這麼些個災民也是一件痛快事。這個知府將來不賠這一萬五千銀子不行。他在蘇州府任上。這幾年搜個一萬兩萬的。這一下子就得傷耗一半。要不這麼辦他們。這些賊官惡霸更沒有報應啦。楊七爺拿手捻着鬍子。心裏很是得意。正在這個工夫兒。打外頭又進來一個老頭兒。

也坐在楊七爺這個棹子上啦。兩個人對臉兒坐着。先叫泡了一壺茶來。又問有酒沒有。跑堂兒的說有酒。有香乾子。鷄子兒。油炸果子。這老頭兒說。先拿兩壺酒來。把你們的酒菜兒。有幾樣兒全拿點兒來。我要喝着酒好。再要別的菜。跑堂兒的給燙酒去。這個老頭兒斟了碗茶。讓楊七爺喝。楊七爺謝謝說道。在這兒喝了半天啦。老頭兒說您隨便吃點點心吧。楊七爺說我也不餓。您請便吧。這個工夫兒堂倌拿了兩壺熱酒。幾碟酒菜。擺在棹上。老頭兒又教拿過一份盞筷來。非教楊七爺喝不可。楊七爺不肯。老頭兒說祇管喝不要緊。這個酒也不傷人。比北方的高粱酒好的多。咱們二人在一塊兒喝。說着就斟了兩盞。又讓楊七爺喝。楊七爺也在綠林多年的行家。細看酒一點兒不渾。知道不是蒙汗藥酒。那個老兒又先喝了一盞。楊七爺不肯不喝。也是一口飲盡。楊七爺心裏想這個人必不是平常人。很有些奇異。酒又好。心裏更痛快啦。二人開懷暢飲。那個老頭兒跟堂倌說道。我打算添點兒菜。你給辦去吧。堂倌說。那

兒有別的菜呀。老頭兒指着地下幾隻雞說道。這不是菜。你給買過幾隻來。煨熟了下酒不好嗎。堂倌說怕人家不買吧。老頭兒說多給錢還不行嗎。就是一塊錢一隻我也要。費心你給辦辦法吧。說着掏出三塊錢來遞給堂倌。非教他買這幾隻雞不可。跑堂兒的這才去問人家養雞主兒去。待了會兒又燙了兩壺酒來說道。一塊錢給您買了三隻。我們掌櫃的宰哪。堂倌說完下去。二人又喝起來啦。越說越投機。待了一會兒。聞見鷄味兒很香。堂倌又換酒又端鷄肉。老頭子一吃。說道。就是口重一點兒。閣下是北方人。吃着對口兒。楊七爺吃了一口。真是正對口。老頭子說。閣下是直隸人嗎。楊七爺說是。老頭子說。我聽着您像天津人的口音。楊七爺說不錯。是天津人。姓楊。老頭子說我是本地人。姓彭名九公。楊七爺說。彭大哥您這大年紀。酒量很好。足見您氣力嘍。年輕時候兒一定練過工夫。彭九公說。練過兩天兒。也沒練出甚麼來。楊七爺說。我看彭大哥眼神跟骨格。必是練家子。彭九公說。我們南方人練硬工夫很



少。沒有北邊人力大身強。楊七爺說。北邊人租人多。具有本事的。還是南方人多。二人說話對勁。酒入歡腸。未免就多吃了幾盃。彭九公說。我們這兒有一家財主。在外邊兒作官弄來的錢很多。就是一點兒好事也不作。他們家裏還老是騰騰赫赫的。楊七爺也是帶了酒啦。一聽這路富而不仁的土財主。氣就撞上來啦。說道。這家子富而不仁。早晚必有報應。彭九公一看楊七爺的神氣。知道把他勾動啦。又說道。就在前邊兒這個鎮市上。街外邊那座樓房裏住。楊七爺說。咱們吃完了飯。我還趕道兒呢。正由那兒走。彭九公道。圍着他那個樓的牆外頭。全是柳樹。最好認極啦。二人吃着飯談心。吃完了天也不早啦。彭九公把錢給了。告辭而去。楊七爺把驢收拾好了。騎驢也往前走。走了工夫不大。看見眼前一片房子。樹木叢雜。走到口兒一瞧。有一所樓房。四圍全是柳樹。心裏想道。這必是將才說的那個富而不仁的財主。在前後看了看。這才進街找了個店進去。教店小把驢餵上。自己在屋裏坐了會子。想了想今天在道

上吃的酒不少。又是初次到這裏來。今天先別出去。在明天夜裏作活兒。作完一走。要是夠我上上海買貨的。我打上海就回去啦。琢磨想了會子。拿定了主意。這才睡覺。彭九公可在楊七爺店裏房上。等了一夜。打算在暗地跟着。不想楊七爺會沒出來。彭九公心說。這倒不錯。他敢情是賺我。一賭氣子也回去了。到了第二日早晨。楊七爺吃完飯。自己到外頭溜溜。又圍着這個樓。轉了一個圈兒。把路看好了。回到店裏。一覺睡到天將黑的時候兒才起來。吃完飯給了店錢。拉着驢出來。騎上驢就出了街。往前走了幾里。看見有往西去的一個岔道。楊七爺就往南偏着下去啦。往西一繞。看見一片樹林子。進了樹林子裏天就黑啦。楊七爺把驢拴在樹上。坐了一會兒。心說我把驢拴在這兒。自己去作活去。作完活回來騎着驢一走。誰也不知道。主意已定。耗到二更來天。路上也沒有走道兒的啦。楊七爺打行李裏拿出一個小口袋兒來。裏頭裝的是料豆子。把口袋套在驢嘴上餵好。楊七爺出了樹林子夠奔大道。一直的到了白天探

道的那所兒樓。由後牆上下了院子。一瞧院裏靜蕭蕭的。連點兒人聲兒也沒有。樓底下各屋裏。全沒點燈。樓上有影影的燈光。這才慢慢的上樓，到樓上往正房裏一瞧。床上躺着一個女子。睡的挺香。楊七爺上了窗戶台兒。一邁腿就進到屋裏去啦。一直就奔床上。便把帳子略下來啦。回頭一瞧。靠牆有兩張櫃廚兒。全沒鎖着。開開門兒一瞧。櫃板上擱着幾包洋錢。楊七爺往腰裏掖了三包。因爲屋裏是女子睡覺。不能在屋裏久待。一轉身上了窗戶台兒。往外剛要邁腿。就覺着有人把腳攔住啦。往下一拉接到地下。楊七爺也不能言語。這個女子叫了一聲秋葵。聽見裏間屋有人答應。見由裏邊出來一個丫頭。說道人家剛要睡覺。您又叫我。就見這個丫頭。走到楊七爺跟前嚷道。呸。好哇。你上魯班門口兒耍斧子來啦。你也不打聽打聽嗎。又向那女子說。您交給我把他收拾了吧。這個女子說不用。先把他裝到樓上大酒簍裏。明天再問他。秋葵說我跟他抬着他。說完一搬腿。抬着到了樓門那兒。往一個大酒簍裏一裝。上邊

把口兒蓋好。上頭還壓上東西。就進屋裏去啦。楊七爺教一個女子擒住。臉上可真抹不開。自己心說這一輩子也沒栽過。沒想到栽在這啦。氣的心內亂跳。正在這個工夫兒。聽見有人上樓。楊七爺一想。打外邊來的人。不知道我在這裏頭。我學貓叫。他要聽見這裏頭有貓。也許放貓。就勢我就出去啦。主意已定。就拿手撓酒簍。口裏學貓叫。上樓的這人走到酒簍前。說道。這是誰把貓攔在這裏頭啦。過去就把蓋兒掀起來啦。楊七爺在裏頭。就着一掀蓋兒往外一竄。竄到樓下去啦。沒想到樓上這個人。也跟着跳下來。正站在楊七爺身後頭。連點兒響聲兒也沒有。說道朋友別走。楊七爺回頭說道。你是彭大哥嗎。那人笑道。不錯是我。楊七爺說。你怎麼也來啦。彭九公說。提起話來長啦。上樓上說去吧。楊七爺祇好低着頭上樓。到樓上一看。此時各屋裏全都點的亮煌煌的燈。進到屋中。那個姑娘正在屋裏跟丫環說話兒哪。彭九公說。快過來見見你師叔。那女子過來就磕頭。楊七爺直嚶使不得。彭九公又說道。就手兒

給你師叔賠罪。那女子連着又磕了三個頭。楊七爺說。別磕啦。這是怎麼回事呀。那位姑娘跪着不起來。彭九公說。師弟你要是饒了他。就教他起來。你要是不饒他。咱們是一師之徒。他是你的姪女。隨便發落。楊七爺心裏這才明白。知道擒他的那個女子必是他啦。這叫硬打軟熱合。要是不答應他。顯着沒有大人之才啦。祇好說道姪女起來。沒有過不去的事。有甚麼事我給你辦。彭九公說道。你起來吧。你師叔饒了你啦。這位姑娘才起來說道。將才姪女不知道是師叔來啦。故此冒犯尊顏。叔叔恕我這回吧。楊七爺說。咱既是本門的。那還有甚麼說的嗎。彭九公說師弟呀。我在蘇州城裏。遇見師弟救那個米先生。我就知道你必是俠義英雄。我就沒離開你。後來住在一個棧房裏。才知道你是天津人姓楊。師父從先告訴過我。說是天津有個師弟姓楊。我一看見你是俠義。就疑惑你是師弟。後來你出去作活。我是回回在暗地裏跟着你。看你的工夫。這才知道一定是本門的人。你盜庫銀的時候。那是我跟你姪女給你幫的

忙。我在道上茶館裏跟你喝酒。爲的是賺你上這兒來。你的驢已經拉了來啦。你在這兒住幾天再走。外邊沒人知道你在這兒。咱們聚會些日子。你一回家。我這有點小意思。給你匯一萬塊錢去。留着你養老用。就算我給你洗的手。我在這兒也爲的是養老。我是因爲洗了手啦。上回盜庫銀那是給你幫忙。我出於本心。絲毫利益也不圖。就是自己既不偷盜。幫着人家偷盜。這也犯禁。故此我勸你洗手。一來勸你。二來我也贖贖我的罪。楊七爺說。我自從出世以來。沒有栽過跟斗。沒想到這回到了蘇州。我知道暗地有人跟着我。我沒查出這個人來。這就是個栽。又在這兒栽這麼個跟斗。好在這是師兄弟。要是遇在外人手裏。這個跟斗可真栽不起。我也打算要洗手。恐怕後來栽了。就是蘇州的事辦的不大完全。彭九公說。也不算不完全。楊七爺說。非得把這些災民救活了。接濟到過年收下稻子來。災民才能有准生活哪。再說那個惡棍姓蔡的。我得把他除了。那時候我再洗手。彭九公說。蘇州的事這就算辦的不錯。要據我

說。得意不宜再往。蔣二他是個水路頭兒。上一回借了他的錢來很容易。這件事長江一帶全都知道啦。雖然不知道是誰的活兒。沒有不誇講本式好的。蔣二爲人最嫉妬不過。他栽這回跟斗。一定想報仇。他手底下人不少。你要是再去。怕他有防備受了他暗算。楊七爺說。師兄你看着吧。我要不把蔣二的腦袋捎了來。我不算你師弟。彭九公知道楊七爺心裏不痛快。故此不敢甚攔。怕他越說口兒越死。說道。那也好辦。你輕易到不了這兒。既是來了。多住幾天再走。楊七爺說住幾天倒行。彭九公說。咱們哥兒倆下樓。上前邊院裏去。那是我的臥房。楊七爺這才跟彭九公下樓。到前院兒進了三間上房。屋裏的陳設很好。這老哥兒倆又談了會子閒話兒才睡覺。第二天早晨起來。彭九公跟楊七爺提起師父教徒弟的規矩緊。脾氣暴。這老哥倆越來越親近。跟七爺心裏也很通快。住了幾天就要告辭。跟彭九公說回家。彭九公知道楊七爺心裏氣兒不順。必要上蘇州鬧一回。出了肚子裏的火。蔣二那兒必有防範。去了必沒好兒。彭

九公說。咱們師兄弟的頭一次見面。又全這麼大年紀。多聚會幾天再走。楊七爺說。我是出來的日子太多啦。回家看看去。過了年再來。彭九公說。你住着。你的家裏又用不着你。樂得的多住幾天哪。楊七爺總是忙着要走。彭九公一聽楊七爺一定要走。祇好預備送行。預備了一棹上席。倆人大吃大喝。彭九公說。我送你一萬塊錢。是由揚州匯到天津去的。你先給家去一封信。好教家裏知道是你匯的錢。照數查收。這筆錢你姪女已經帶着上揚州去啦。因為你在蘇州盜庫。沒敢上蘇州匯兌去。楊七爺說。師兄這麼大的年紀在家養老。我得給師兄添點兒甚麼。怎反好受您的這項大款。心裏實在不安。彭九公說。這是小事。我既然送你一萬。我手裏有多少存項。就不問可知啦。就是有一樣兒。千萬你可別上蘇州。你要是氣不平。過了年你上我這兒來。我幫着你去。非把他除了不可。楊七爺說。師兄說話。師弟決不敢駁。惟獨蔣二這件事不能容他。早辦完了我也好早洗手哇。除了這件事之外。不拘甚麼事。沒有不遵命



的。彭九公說。據我看這回去可不好。你要是一定要找蔣二。明天別去。再等三五天。你姪女回來教他看家。我跟你一同去。你要要是自己走。我可不教你走。楊七爺說。再等幾天也行。彭九公說。等小女回來。驢你也不用拉着。打蘇州回來的時候。再拉驢來。楊七爺說。驢也別攔在這兒。拉着驢去。到那兒辦完一走就完了。彭九公也不肯再攔他啦。又說道。咱們本門兒的人。潮腦球兒是暗號兒。要在被困的時候。看見有點着了。潮腦球兒往天上一扔。本門兒的人必來救應。潮腦球兒是燒酒合的硫磺跟潮腦。點着了就是暗令子。楊七爺說道。我倒聽見師父說過。我自從出世。就是我自己作買賣。故此也沒預備過火球兒。彭九公說。我那兒還有從前剩下的。明天你帶上幾個。預備方便。二人又談了會子閑話兒。吃完了飯。又說了一晚上長江一帶青紅兩門兒的勢力。蔣二在青門兒的勢力。手下的餘黨很多。現在必有防備。這回要去找他。可得格外留神。詳細細說了一遍。這先不提。再說彭姑娘把款匯完了回家。

到了家裏。跟父親把匯款的事交代完了。彭九公說。你師叔非要上蘇州找蔣二去不可，我想蔣二那兒一定有了預備。我再三的勸你師叔。他是非去不可。我勉強着留他幾天。定規的是等你回來看家。我同他一塊兒上蘇州。我也派人找你兩個師兄去啦。教他們把船停到蘇州城外。作個接應。大約一兩天也就來啦。你也跟着去一趟。彭姑娘說。您去我還能不去嗎。彭九公說。應用的東西預備好了吧。這爺兒倆正說着話兒。秋葵進來說道。徐少爺跟李少爺來啦。彭九公說。進他進來吧。秋葵出去工夫兒不大。領進兩個人來。是倆大個兒。進屋裏就給師父磕頭。彭九公伸手扶起來。說道。坐下吧。這兩個人又給彭姑娘作揖。見完了禮才坐下。書中代表。這個姓徐的名奎。叫徐奎。那姓李的叫李猛。倆人身高力大。能在水裏蹲兩天。彭九公把蔣二的事一說。恐怕楊師叔不能勝。把你們找來幫着上蘇州。李猛說。蔣二他有甚麼本事。我一個人就能把他劈了。費這麼些事作什麼呢。彭九公說。你可別看的太容易了。蔣二手下人

也很多。可得格外小心。徐奎說。要是走單了。決不能饒。把他除了。一天的雲彩就散啦。彭九公說。先去見見你師叔去吧。徐奎李猛跟彭九公。到了楊七爺的屋裏。給楊七爺一引見。楊七爺一看這倆師姪。身強力大。真壯門面。問了問姓名。跟彭九公說道。這倆師姪都夠樣兒。功夫練得必不錯吧。彭九公說。他們淨練的硬工夫。軟工夫不行。有把子笨勁。水路兒有個混名兒。叫哈二將。他們有個船。在蘇州城外。給咱們作接應。在蘇州聚齊。這回別住在城裏頭啦。閩門外鴨蛋橋有個惠中棧。住在棧房裏。遇事上船方便。又定規明天起身。分三班走。楊七爺是高高興興。恨不能一時到了蘇州。簡斷截說。到了第二天早晨。徐李二人。天還沒亮就起了身啦。楊七爺是一清早騎着驢回蘇州。彭九公父女。隨後緊跟着楊七爺。大家到了蘇州城外。彭九公找着徐奎的船。爺兒倆扮作坐船的客人。住在船上。楊七爺住了惠中棧。這先不提。再說蔣二自從失盜。遍查房上沒有來去的脚印兒。也看不出是那路人來。故此派人

在四外探這個人。有一個宋二。看見楊七爺拉着驢。有點兒眼差。故此就在楊七爺身上留了心啦。後來又看楊七爺連着助賑款。更起了疑心。把楊七爺的行跡報告蔣二。蔣二正要派人隨着楊七爺調查行跡。楊七爺走嘍。等到楊七爺走後。蔣二很後悔。又聽說府衙門屢次失盜。大約是一個人作的案。遂派手下人淨在各處找拉驢的。沒想到楊七爺受了驢的病啦。這話暫且不提。再說楊七爺。這回到了蘇州。蔣二的餘黨。有好幾個都看見北方老頭兒拉着驢。住了惠中棧啦。遂報告蔣二去了。蔣二先把宋二找了來。教他到惠中棧看看是上回那個老頭子不是。宋二跟惠中棧很熟。進門兒道了個辛苦。大家一瞧宋二來了。說道宋二哥怎麼老沒來呀。宋二說。這幾天有事。沒得出來。這兒的客人要有雇船的話語聲兒。我好攬個買賣。大家說沒有走的。坐民船的也少。宋二又說道。我將才聽見後院兒驢叫。是你們的驢嗎。有個棧夥叫劉十的說道。那是十三號房裏客人騎來的。宋二說。這客是北方人吧。劉十說不錯。有五十多歲。

他是賣藥的。到不是那窮吃生意的稿子。像個大買賣人。宋二一聽就知道是楊七爺。又說了會子閒話兒。待了會兒。楊七爺出去。叫棧夥鎖門。劉十拿着鑰匙出去。宋二跟劉十說我跟你鎖門去。劉十說這還用你跟着嗎。宋二說。我看他帶的都是甚麼藥。有私貨沒有。劉十說有私貨怎麼樣哪。宋二說要有私貨報告去。得了賞咱們倆人分。劉十說可別挂誤櫃上。宋二說要有私貨教他們查店。作爲是翻出來的不行嗎。劉十說可別連累上才好哪。宋二說我還能冤你嗎。二人進了屋子。宋二一摸褲套裏。有擣門挖牆的傢伙。這就可以證明是賊啦。照樣又給擱在裏面。宋二說倒沒有私貨。過一兩天再查查就知道啦。劉十把門鎖上。宋二假裝有事也走啦。跑到蔣二家裏說這個姓楊的一定是賊。又把包袱裏東西說了一遍。蔣二說你再帶着人趕緊回惠中棧。把着這個人去。他要出去。你們跟着他。人要是走了可跟你們要。宋二說您交給我吧。宋二這才出去。蔣二換上衣裳。一直奔到府衙門。先到快班房裏。看見大頭兒李凱。正

在屋裏坐着呢。李凱一見蔣二進來。趕緊站起說道。二哥今天怎麼這們閑在呀。蔣二說。有一件要緊的事報告你來。得找清淨地方兒說去。李凱說上我家裏去吧。蔣二說。那也好。二人一同出了府衙門。到了李凱家裏。蔣二把楊七爺的事說了一遍。又說前些日子府衙門裏連次失盜。必是姓楊的作的案。李凱說。我們先上惠中棧看看去。得手就把他捕來。祇要是冇證據。弄到班房裏去。拿私刑先拷他一回。擠出供來就好問啦。蔣二說。咱們先去看看。回來再說。李凱先派人到下處叫了人來。教他們暗地隨着探案。這才一直的夠奔惠中棧。作為找宋二。棧房裏也認識李凱。讓到櫃房兒坐下。宋二暗裏告訴蔣二說。姓楊的還沒回來哪。祇好坐在櫃房兒裏說閑話兒。蔣二又告訴李凱姓楊的包袱裏。有吃黑的傢俱。那就足可以作證據。你要不信可以上他屋裏查去。李凱說查查也好。蔣二把掌櫃的找了來。跟他一說這個姓楊的形跡可疑。我們查查他的行李。有犯禁東西沒有。開棧房的本是買賣人。不敢惹禍。一見了官面兒就

害怕。祇好領着他們查去。一看小包袱兒裏竟是作賊用的東西。李凱說。這是個大手哇。又把門鎖上。回到櫃房兒。把夥計們叫進來。教他們在四外埋伏好了。等到姓楊的回來一齊上手。先捆起來再往下處裏弄。這先不提。再說楊七爺吃完了飯出去。先上打鐵弄找陳良去。陳良一見楊七爺。先磕了個頭。又說道。七爺您打那兒來。楊七爺說。我要上揚州。因為道兒上不好走。我又返回來啦。住幾天我就回來。又問米先生在那兒呢。陳良說。現在城裏頭開了一個小藥舖兒。是一間門面兒一間退身兒。賤內跟我住退身兒。米先生在外邊櫃上睡。家母還是在家裏住。我們爺兒三個在藥舖裏。我的是看櫃。給米先生幫幫忙兒。楊七爺說。我同你到藥舖裏看看去。陳良領着楊七爺出來。到了小藥舖兒裏見了米先生。彼此問候了一回。米先生千恩萬謝。留楊七爺吃飯。原來米姑娘已經過了門啦。也出來給楊七爺磕頭。米先生說。他是您乾女兒。也不是外人。請您到裏間屋坐吧。楊七爺也因為在外邊兒坐着怕人看見。可就隨着上

裏間兒屋裏去啦。吃完了飯。因爲多喝兩盞。有點兒頭暈。打算回棧房歇歇兒。明天再找船去。一溜歪斜的回了惠中棧。劉十說道。楊老板回來啦。這句話是個暗號兒。李凱蔣二大家夥兒全都出來。往中間兒一裹。後邊兒有人把楊七爺的手抱住。兩邊兒也貼上人啦。楊七爺這才知道栽啦。說道姓楊的栽啦。打這場官司吧。李凱說這是朋友到啦。給朋友留面子。打個連手兒走吧。夥計們答應一聲。過來一個大個兒。拿銬銬上自己一隻手。又銬上楊七爺一隻手。李凱說。辛苦一趟吧。楊七爺說走吧。大家出了惠中棧。一齊夠奔下處。到了下處裏。蔣二又跟李凱說道。這個人一定是個飛賊。你硬往他身上扣沒錯兒。李凱說。這也得看事作事。蔣二是心平氣和。自己回家。教宋二在衙門裏探聽消息。李凱派人給楊七爺預備茶水點心。李凱又過去招待。楊七爺一瞧李凱是外面兒的朋友。很是投機。楊七爺說。我的案多得很。淨是盜庫的這一案。就夠打的啦。李凱一聽盜庫。心裏一轉。想了半天。沒有盜庫的案子。這才跟楊



七爺說道。朋友。盜庫的時候兒。也是一個人兒嗎。楊七爺說。我打山花上挖的窰兒。作完了活把磚拿油灰給膩上啦。要是不留神。誰也看不出來。李凱越聽越詫異。楊七爺說的盜庫。就像盜的本衙門庫的意思。李凱搭訕着出了屋子。到了庫房的山花底下瞧見山花上的磚。像有痕跡的樣兒。搬了個大梯子來。上去一摸。果然有拿磚堵的一個窟窿。這才知道庫裏失盜。趕緊下來回了下處。先張羅楊七爺的吃喝。跟楊七爺的面子極大。說起閒話兒來。李凱說。上回的盜庫是天鵝下蛋。這個活兒南方的朋友做不上來的多。故此訪不出來是那路朋友做的。您真是好漢子。漢子作的漢子當。給兄弟我把這案認上。救我一家大小。您這才是俠義行爲。三江一帶。您的臉也算露足啦。兄弟也借着您的聲名。也得點兒光彩。楊七爺說。我在這個衙門裏。一共借過四次錢。除了府衙門之外。民間的惡霸土豪。要是教我訪着。那可不能饒的。不摘瓢兒就是便宜他們。我這一生一世。就是欺硬怕軟。李凱這一誘供。滿把實供誘了去

啦。暗裏走出去。跑到簽押房兒一打報呈兒。知府接着報呈兒一瞧。有盜庫的關係。趕緊派人開庫查驗。拿燈籠一照。才知道丟了庫銀不少。回報知府。吓的知府親身上庫裏查驗了一回。這才回到簽押房兒。把幕府師爺全都請來。商議辦法。大家說。這不是把盜庫的人拿住啦嗎。先問他的口供。然後追賊。要能把原賊追回來。那不更好啦嗎。知府把李凱叫進去。吩咐坐二堂。提問這個盜庫的要犯。李凱說這是個飛賊。帶上鐐銬也擋不住他走。非得把大筋挑了不行。知府怕李凱邀功。故意的說賊烈害。這才說道。要是毫無實供。不能殘廢他四肢。非得有了確據。不能翻供的案。才能挑懶筋哪。就是解省秋審。也不要緊。李凱說。他在下邊已經認了盜庫銀的案。還會錯的了嗎。知府搖頭說道。他自己無故認盜庫銀。這個事也奇怪。等着問下一堂來再說吧。要用刑具把他腿考傷了。他還跑的了嗎。李凱一聽也有理。出去招呼伺候坐二堂。派了若干夥計。在二堂前房上房下埋伏好了。李凱暗底裏教人預備周密。跟楊七爺

說道。這就過堂。把胳膊碼上一點兒。是上堂的交代。暫時避點屈。楊七爺本是吃軟不吃硬的人。說道連腿碼上也不要緊。這工夫兒有個人過去。一捆胳膊使勁一勒。原來是老弦。往肉裏殺。楊七爺才知道李凱不夠朋友。我本心是跟他到案。到了堂上再走。教他露個虛臉兒。沒想到這個人沒人心。拿老弦捆我。心裏一驚怕走不了。這也是藝高人胆大的過失。閒話休提。再說楊七爺教人家捆住。李凱陪着到了二堂。剛一上堂。兩邊衙役一齊喊叫跪下。楊七爺一看知府。氣就撞上來啦。說道可惜可惜。知府把驚堂一拍。說道。你叫甚麼名子。楊七爺說。我叫七大爺。可惜那天你在床上睡覺。我淨拿你的銀子。沒把你殺了。咱們後會有期吧。說完一伸腿。往前一踢。就把腳上的鏢子踢斷啦。一擰身子就上了房啦。沒想到李凱。在房上房下全都預備好了人啦。淨是鈎杆子絆馬鎖。楊七爺的腳剛一落在房上。覺着腳底下有繩子兜腿。可惜手摠着使不上勁。右腳往前一邁。繩子一兜左脚。身子往後一仰。就摔到房下來啦。下

頭的人。拿鈎杆子一鈎。七手八脚推推擁擁的進了二堂。楊七爺說道。姓楊的認啦。知府說本府既能把你拿了來。就不能教你再跑啦。這個案子。你認不認吧。庫裏的庫銀一萬五千兩。其餘一千兩千的小案子還有幾案。知府因爲沒盤庫。暫時不追數目。淨問現下現賊存在那兒。楊七爺說。賊銀一分一釐也沒有。七太爺是因爲蘇州災民眼看餓死。我才盜庫銀救濟災民。隨手全給災民分了。七太爺連一文也沒要。還拐出我一百多兩去。知府一聽沒有原贓。也牽連不上別人。不好往外倒賊。非得牽連上大紳大商。才可以硬捏着頭皮。教他們賠補才行哪。又細問了半天。還是一個人也沒拉出來。知府這才火兒啦。把驚堂木一拍說道。上堂你也不跪。我拿你當個俠義英雄。也不教你跪。問你在那兒銷贓。一句實話也不說。淨是搪塞。來人先把他腿夾上回頭再問他。楊七爺一聽要動大刑。心想。我既是爲災民出力。要再拉上別人。姓楊的就栽啦。既然遇上這個。也說不上不算來。在蘇州城買賣味兒。也給他們南方人看看。

說道你這個賊官該殺。七太爺那時出去。非殺了你不可。好給綠林弟兄報仇。你們就是夾棍。七太爺很沒攔在眼上。知府原想着有了飛賊的實據再挑懶筋。教楊七爺這一罵他。氣的他淨顧了用刑啦。別的事也全忘啦。這時候兒衙役把夾棍抬過來。把楊七爺的鞋襪脫去。夾上兩條腿。兩頭兒繩子一緊。當中這三塊木頭。夾着兩隻核桃骨。再拿木棍兒一敲。可真不好受。楊七爺把氣運到腿上。雖然連敲帶夾。楊七爺一點兒哼哈也沒有。堂上堂下沒有不暗看着挑大拇指的。心說到底北方人兒有個狠勁。知府一看不出聲。氣可就來啦。拍着驚堂木說道。使勁夾使勁夾。一路拍棹子鬧鬧。衙役一路亂敲。這一路折騰。楊七爺的腿腕子。連打帶夾。把腿硬給夾折啦。楊七爺死過兩回去。就可是沒有供。知府一瞧腿上的傷重。不敢往下緊追。怕的是立斃杖下。吩咐先搭下去收監。聽候提訊。這且不提。再說彭九公到了蘇州。先找着了船。跟彭小姐上了船。安置好了。到了晚晌。彭九公上惠中棧。看看楊七爺去。自己連個燈籠也

不打。正走到惠中棧旁邊兒。看見街上的人交頭接耳。彭九公一細聽。大半是師弟栽啦。又一打聽。果不其然。是府衙門的差人。打棧房裏拿了個大案賊去。是北方人姓楊。彭九公立刻就是一身冷汗。趕緊跑到船上。告訴彭姑娘一個話兒。教船上的人別遠離。彭九公這才進城。在府衙門前頭。找了一個茶館兒進去喝茶。坐定了一聽。竟是提這一案的。這個說一會兒就過堂。那個說盜庫銀的真妙。待了一會兒又進來一個人說道。將才那個飛賊。在二堂上問哪。房上房下滿有人把着。怕他跑了。那個就說。那兒跑哇。帶着腳鐐子。連大步兒都邁不開。怎麼跑哇。這倆人說着。又打外邊兒進來一個人說道。這個飛賊差一點兒沒跑了。彭九公聽的真真切切。心裏怎麼會不着急。有心進去看。沒有熟人又進不去。盜庫銀的事一犯。跟知府就是對頭兒啦。怕他先把人廢了。然後再辦罪。這件事還得快辦才好。趕緊出城。一看城門也要關啦。把着城門的有許多兵丁。兩邊兒馬道口兒上。也有兵丁把守着。不准上城。書中

代表。這是李凱跟知府說的。怕有人劫獄。故此把守城門。閒話休題。再說彭九公繞到清淨地方兒出了城。到了船上先把船撐開。撐到清靜地方這才說話。彭九公先把這件事告訴姑娘。彭姑娘說道。要教我看。咱們爺兒四個。今天就把師叔救出來。出其不意。要是一耽擱日子。師叔非得殘廢了不可。今天就去救去才好。彭九公說。我也是這個主意。就是這個城不好出。彭姑娘說。把師叔救出來之後。分兩撥兒走。教徐師兄背着師叔。您特意先跑。教他們追去。把他們調開。李師兄再背着楊師叔過去。我在後頭保護着往外逃。您在城裏頭或隱或露。一繞他們的眼睛。楊師叔就好往外跑啦。彭九公說。這麼辦到好。咱們是看事作事。隨機應變。就是咱們在那兒等着。得有一定的地點。幾點鐘在船上集會。有一定的時限。這是最有關係的。咱們這回進了蘇州城。是決一死戰。別等天亮就回船。把船攔在鴨蛋橋下。一里多地那個楊公祠前邊。爲的是楊公祠高大。遠遠的就看的見。不至於走迷了路。大家又商量劫獄的事。李

猛說。獄例好辦。獄窗戶是鐵棍子。一扳就掉。那還擋的住人嗎。打窗戶進去。一背就背出來啦。彭九公說。你也別看的那麼容易。你竟預備着背你師叔。教你妹妹在後邊兒保護着。可得聽你妹妹的話。不准你胡出主意。李猛答應了。彭九公跟徐奎說道。你跟我走別離開。大家一邊說話兒一邊兒吃飯。吃飽了每人身上掖一包牛肉乾兒。這工夫兒船也攏了岸啦。爺兒四個都帶着短傢伙。夠奔蘇州城。這先不題。再說知府過完了堂。回到簽押房兒。總想着教盜庫的。多拉上幾個人。不但把賊補上。還可以大大的受點兒賄賂。無奈七爺他不拉人。知府也沒有法子。他聽楊七爺說。把錢給了災民啦。他有心要打籌賑局裏設法籌款贖補。明天把籌賑總辦請來。設法通容。要是不行再教賊咬他。又跟師爺們研究了一回。知府到是很信服李凱。故此李凱教夜裏派兵把守城門。立刻就傳游擊衙門。調出兵丁守城。李凱這才放心。讓他這一小題大作。把這一案架的挺大。這且不提。再說楊七爺。由堂上背下來。立刻收監。到獄



裏攔在監房裏。這間屋裏有兩個罪犯。一個大個兒帶着下鐐。上手兒沒帶。喝的酒氣噴噴的。還有一個帶着全份刑具。鎖在床沿兒上睡覺的。把楊七爺往床上一攔。這個大個兒就醒啦。睜眼一瞧來了新案啦。受的刑很重。嘴裏沒有哼哈的聲音。心說這個老頭兒是個好漢子呀。遂說道。老朋友爲甚麼案哪。楊七爺說。我是盜庫的案。盜出庫銀去周濟了被水的災民啦。今天又上蘇州辦事來。栽到這兒啦。大個兒說。你沒帶銬子兩隻手怎麼分不開。楊七爺說。這是拿老弦捆着呢。要是繩子我早就擰斷了走啦。大個兒說。這些東西真可恨。我就不教他們收拾。惱了我就罵他們。我先給你把老弦解下去吧。楊七爺說道。扣兒大小不好解。這個大個一瞧有一個飯碗。把碗摔破了。把老弦挑起一根來。手碗磕兒一蹭就斷了。隨着往下倒。一點兒一點兒的將老弦脫下來。楊七爺的手才拳回來。楊七爺說兄弟貴姓高名。爲甚麼打官司呀。大個兒說我叫陳鐵柱。因爲打死本地的土棍。打了官司。在這個牢裏囚了我有一年啦。他不放

我啦。我那時惱了。將牢門打碎了走他娘的。楊七爺說。監獄的門窗是最結實。不易打開的。陳鐵柱說。這鐵窗戶一扳就壞。我就是不會上房。要會上房。早就跑啦。今天遇見你。倒是很對脾氣。咱們倆人住在一塊兒。有人欺負你。我就打傢伙。你把腿養好了再說。我這兒還有燒酒牛肉。咱們倆人喝點兒助助氣。還可以止疼。楊七爺也是肚子裏很餓。二人可就連吃帶喝。陳鐵柱說。這是我剩下的。有三斤牛肉一瓶酒。吃完了明天再跟他們要。楊七爺一吃牛肉。肚子裏打下底兒啦。心裏也不發慌啦。有酒壯着腿也止住點兒疼啦。這先不提。再說彭九公爺兒四個。到了蘇州城牆底下。一齊全往上爬。到了城牆上聽着打更的梆鑼。一撥兒跟着一撥兒。等着過去一撥兒。這才上到城上。往城裏頭一瞧。城下正是一塊空地。四個人趕緊下去。奔到府衙門跳過牆去。到院裏看了看出入的道路。這才奔監獄。圍着監獄轉了一個圈子。彭九公教他們藏在房上。自己下去。待了工夫兒不大。跑了兩床棉被來。拿胳膊夾着棉被上

牆。牆上有挺厚的荊葛。不論你有多大本事。衣服一挨到荊葛上。就把衣裳挂住啦。彭九公上去。把這兩條棉被蓋在上頭。可就扎不透。彭九公偏腿過去。回頭跟大家一點手。這才跟着全都上了牆。彭九公已經把繩子拴好啦。揪着繩子往下去。到了地下。聽見有更夫的梆籬音。越走越近。彭九公大家上房一藏。等着兩個更夫過去。彭九公在後邊跟着轉了一個圈子。看着更夫進了更房。這才去找禁卒。看見有三間房子。隔窗戶往裏一瞧。有十幾個人睡覺。外間屋有兩個人下棋。彭九公四人冒然往裏一闖。這兩個下棋的一楞。剛要嚷。彭九公跟彭姑娘。早把傢伙遞進去啦。這倆人沒等嚷出來就死啦。四個人在兩裏間屋裏。就像削瓜切菜似的給料理完啦。幸虧彭九公抓着一個活的。拿刀一吓嚇。問道。盜庫的楊老爺在那兒收着哪。你告訴我饒你不死。禁卒說道。楊老爺押在二號屋裏啦。彭九公教徐奎帶着禁卒。又到了更房兒內。把更夫殺了。拿着梆籬照着將才打的聲音。在獄裏打更。爲的是教獄外聽着不多心。彭

九公這才到了獄門口兒。問禁卒二號屋子在那兒。跟着禁卒找着第二號後窗戶。彭九公跟李猛上了窗戶。李猛一摸窗戶是鐵的。拿手把一根鐵楞子拉彎啦。這工夫正是陳鐵柱同楊七爺喝酒哪。聽見窗戶響。抬頭一瞧。把窗戶楞子扳彎啦。陳鐵柱說好力量。比我還強哪。又聽窗戶外頭說道。楊七爺在這屋裏嗎。楊七爺一聽是彭九公的聲音。趕緊說道。那位朋友來啦。小弟姓楊。彭九公說。並肩子的都來啦。（就是咱們人都來啦）楊七爺又跟陳鐵柱說。我的朋友接我來了。你跟我一塊出去吧。鐵柱說我不會上房呀。楊七爺說。有人接你。陳鐵柱一聽。立刻就把腳鐐踢斷啦。上了窗戶說道。相好的別往外扳。我在裏邊兒就早扳活啦。一摘就下來。李猛這才撒手。陳鐵柱站在窗戶台兒上。身子往起一長。往後一掖。整個兒窗戶就下來啦。彭九公等跳進去。彭姑娘在房上把風。一看楊七爺兩腿骨全碎啦。彭九公先拿一九藥來。教楊七爺吃。仗有水楊七爺嚼着就往下咽。又喝了一口酒。把藥給送下去。彭九公身上纏着一大塊

布。解下來給李猛十字式披在肩膀兒上。把楊七爺扶到他身上。拿布把傷腿裏好了。把身子兜住。彭九公又問陳鐵柱貴姓。陳鐵柱說我叫陳鐵柱。彭九公說。咱們一同走。到了街上教徐奎背着往北跑。朋友你跟着我走。爲的是引他們別往北追。教他們往南跑好得走。陳鐵柱說好哇走吧。徐奎先上了窗戶。陳鐵柱跟彭九公托着上了窗戶。徐奎在外邊兒接着下去。到獄牆底下。李猛拉着繩子爬牆。楊七爺的藥吃下去又止住點兒疼。用兩手扣磚縫兒往起拔勁。李猛可就輕爽了啦。徐奎跟着彭九公。在兩邊兒往上爬。每人托着李猛一隻腳。這才爬上牆去。這工夫兒彭姑娘正在牆頭兒上騎着呢。看着他們往上爬。等到了獄牆。踏在棉被上脚不得使勁。彭九公爺兒兩個。要打旁邊兒上牆。沒有棉被墊着。彭姑娘一着急。兩隻手一捏李猛的腰。往起一舉。李猛借着勁一長身子。一邁腿也騎在棉被上啦。又把牆裏這根大繩倒上來。放在牆外邊兒。這才順着繩子下去。徐奎彭九公。也都出來。扶着楊七爺下了牆。腳落實地。教李

猛背着。彭姑娘跟着逃走。暫且不提。再說陳鐵柱在獄裏看着。全都跳過牆去啦。心說。別是把我扔下啦吧。正在納悶兒。看見牆上那根繩子又扔過來啦。一轉眼彭九公跟徐奎全下來啦。徐奎先找着領道的那個禁卒。一刀殺死。徐奎教鐵柱揪着繩子往上爬。連拉帶扯把他弄過牆去。徐奎把彭九公背起來。往北就跑。街上打更的看見。也不知道是甚事。又看看後頭有人跟着。疑惑是病人哪。這先不提。再說將才殺禁卒的時候兒。有一個禁卒躺在地下。往床底下一滾。就藏起來啦。大家亂殺。也不知道有多少禁卒。殺完了淨顧救楊七爺去。故此也沒細找。這個禁卒在床底下。聽了會子沒有動靜兒。慢慢兒的打床底下出來。到了院裏。要上獄門口兒等着打更的去。教打更的報告獄官。趕緊派兵拿賊。可巧這工夫兒大家正上牆哪。吓的這個禁卒也不敢出去啦。等着全都跑啦。這才出來在獄門口兒等着。待了會子。打更的過來啦。告訴有人劫獄。把人都殺啦。你快報信去吧。更夫一聽這話。趕緊就往值日班房兒跑。一告訴班

房兒可就亂啦。門房兒趕緊回稟了知府。聚集差役捕班。知府派人調守城的兵。一會兒的工夫。通城武官全往衙門跑。又給城門去信。不准把賊放走了。也不准私開城門。千總外委的小武官。帶兵先把獄門圍住。開開獄門進去。一查點房。就是壞了一間後窗戶。逃了兩名人犯。內有盜庫的飛賊。官兵一面把監房把守住了。一面出來追趕。到了大街上。已經馬仰人翻啦。有人說看見一個人背着一個老頭兒往北去啦。後頭還跟着一個人。後來遇見守城的官兵。說道將才有一人背着個老頭兒。上了城牆啦。我們追到城牆上。賊人們已經拿繩子繫下去啦。我們也不敢開城追去。官兵一聽已經跑啦。祇好回去回話吧。連這撥兒兵。一同見了上司回稟明白了。游擊當時就去報告知府。知府那兒正跟李凱說話兒哪。游擊進去一說一共跑了三個人。城內的隊伍。撤回不撤回。知府一點兒主意也沒有啦。淨拿李凱當聖人。當着遊擊問李凱怎麼辦。李凱得意揚揚的說道。賊人既來劫獄。人必不少。背着出城的必是假的。不如就着沒開

城門。先在城裏細細搜查一遍。八成兒搜得出來。知府是言聽計從。趕緊就跟遊擊說道。先派兵分路搜查。等着搜完了再開城。遊擊點頭答應。心裏很是不滿李凱。因爲他是個差役。在知府面前說話張狂。祇好傳令。教都司守備千總外委們。把巷口兒把住。俟家進去搜查。這先不提。再說楊七爺的腿又疼又怕碰。楊七爺忽然想起陳良來啦。跟李猛小聲兒說道。你往西拐。有個小藥鋪兒。可以進去藏一藏。李猛祇好聽楊七爺的指揮。往西邊兒跑。幸虧這時候兒府衙門還不知道劫獄。街上沒有準備。到了藥舖門口兒一敲門。裏邊就把門開開啦。書中代表。米先生因爲白天看了一個病人。病甚拿手。臨要睡覺拿出醫書來看看。研究治法。越看越沒完。故此沒睡着了。聽見有人叫門。怕是人家有急病。趕緊開開門一瞧。李猛背着楊七爺就往裏走。米先生吓了一跳。楊七爺小聲兒說道。米先生別言語。趕緊門關上。米先生一聽是楊七爺。也不敢問細情。先關上門。楊七爺跟李猛說道。先把我放下。暫時我先在這兒藏着。你



們先出城回去報信。省得你師父不放心。李猛這才將楊七爺放在床上。彭姑娘說。咱們快走吧。街上一有人追。就不好出去啦。李猛這才跟着出去。到了船上。彭九公等已經回去啦。彭姑娘將楊師叔要上藥舖裏藏着的話一說。九公一瞧天快亮了。吩咐開船。爲的是行着船說話沒人竊聽。這先不提。再說米先生。將後邊屋裏陳良叫醒。一告訴陳良。也將米姑娘叫起來了。陳良背着楊七爺。到後頭屋裏擱在床上。米先生也會正骨科。讓陳良將楊老爺的腿解開給敷了藥。又用布攤上蜜藥。將腿裹上。教楊七爺仰面朝天躺上床上。這兒將收拾完了。就聽見街上人喊馬跑。米先生開門一瞧。聽說是盜庫的大賊逃跑啦。知府派兵挨戶搜查。一會兒就搜到這兒來啦。米先生一聽吓了一跳。趕緊插上街門進來。跟陳良夫妻一說。陳良也沒有主意。米姑娘說。你們不用害怕。我有法子。我那個床底下。橫着有一塊板子。是平常攔東西的。你們將恩人抬在那板兒上去。前頭有床圍子擋着。我可以叫他不在床下細搜。就許支應過去。米

先生一聽說道。快辦吧。怕他們查到這兒來啦。這纔大家下手。將楊七爺抬到板兒上。又抬到床底下。身子緊靠床板子。米姑娘教陳良上床。囑咐他裝睡覺。要是官兵進來你別言語。囑咐完了。又教米先生去睡。等着兵進來上床底下翻。您也別害怕。決計不能教他翻了去。米先生也睡啦。米姑娘找了個盆子。像盥盆似的。是和丸藥面子用的。拿到後屋裏去。將屋門關上。這且不提。再說官兵在街上。挨門進去查。等查到米先生藥舖這兒。天到剛發亮啦。一敲門米先生假裝着起來。開門一瞧是官兵。米先生說道。你們幾位找誰呀。有一個小武官兒說道。我們搜查要犯。你領着我們將可以藏人的地方兒全打開。省得給你砸壞了。米先生將櫃全打開教他們看完了。他們又叫將裏間兒房門開開。米姑娘開開門。他們往屋裏一瞧。床上有一個男子睡覺。是一男一女睡覺的地方兒。屋裏也沒有多少東西。將陳良也叫起來。將被褥提起來看了看。這纔教人將床圍子撩起來。拿花槍往裏扎。小武官兒低頭一看。趕緊將臉握

上。說道豈有此理。抹頭就往外走。帶着兵又上傍邊兒查去啦。米先生跟陳良。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官兵也沒細查就走啦。米姑娘教關上門。坐在屋裏聽街上的消息。書中代表。查拿逃犯的這個外委。是在都司衙門裏候補的。正運動實缺有效的時候兒。有些個迷信。今天查米姑娘床底下。撩起帘子來往裏一看。地下擱着一個白磁盆子。裏邊有一捲草紙。竟是鮮血。盆子裏還有點兒淡黃色的溺跟血塊子。這個外委趕緊握上臉跑出去啦。怕沖了官運。故此沒得細查。這且不題。再說官兵差役們。在城內亂查一回。連點兒影子也沒查着。回稟了知府。天已經有十點鐘啦。再不開城不行啦。這纔吩咐開城。各城門口響的人也不少啦。這一開城。行人擁擠不動。蘇州城裏鬧了這半夜的工夫兒。人困馬乏。這且不提。再說彭九公。扮了一個鄉下老頭兒的樣兒。彭小姐扮了一個平常的姑娘。頭上繫了一塊青紗。像有病的樣兒。下了船雇了兩輛車。坐着車進城。正趕上將關城門。擁擠着進城。彭姑娘認識米先生藥舖。到門口兒下

車進去。作爲看病。沒人注意。進了藥舖找米先生看病。米先生讓到櫃裏頭。彭姑娘往外看了看。慢慢兒的跟米先生說道。昨天夜裏送我楊師叔來。就是我跟着的。今天跟我父親上這兒看我師叔來。聽說官兵搜了一夜也沒搜着。必是還在這兒呢。米先生一細看彭姑娘。好像昨天跟着的那個半男不女的人。米先生說道。昨天夜裏來了幾個人呢。彭姑娘說。一共三個人。還是我幫着來着哪。米先生這才知道沒有錯兒。讓彭九公爺兒倆上屋裏去。教陳良看着櫃。米先生才把搜查的時候兒。把楊恩公藏在床底下板兒上的話說了一遍。楊七爺在床底下。聽見彭九公來啦。慢慢的叫彭九公。陳良等才把楊七爺抬出來。看了看腿上捆的挺好。知道必是上了藥啦。彭九公又拿出包藥來。教楊七爺吃下去。米姑娘提着一把白水壺進來說道。我因爲捨命救您哪。爲事所擠。想了個急法子。假作了一個髒盆子。冤的官兵沒顧細搜。這個盆裏可不是髒東西。一灣腰兒打床底下拿出一個白磁盆來。裏頭是血草紙。大家全都一愕兒。米姑娘

說。這個盆子是和藥面子用的。草紙上是紅胭脂水。盆底兒上是茶。不能不當面說明了。說着拿開水往紙上一澆。把紙拿出來往嘴裏就喝。大家這才明白。彭九公說。我先替我師弟謝謝吧。米姑娘說。那可不敢當。當初救過我們一家子性命。是我們的恩人。提不着謝的話。彭九公說。得快想法子救出城才好去。在這裏最易走漏消息。教彭姑娘在藥舖裏等着。彭九公出去上了船。教陳鐵柱換上衣服。等到四更多天。在城下等着。教徐奎李猛跟着進城。在城內先散開了。等到三更以後。在藥舖聚齊。教船上人別離地方兒。非把人等齊了不准開船。彭九公分派好了。這先不提。再說彭九公進城。先到茶館兒裏耗時候兒。耗到一點多鐘。才上藥舖去。不教米先生說話。彭九公在櫃外聽着門兒待了會兒。徐奎李猛全來了。彭九公聽着外邊有打四更的。有打五更的。大概因為昨天鬧乏啦。故此打更就不注意啦。彭九公一聽正是時候。教徐奎李猛抬着板兒。教自己女兒跟着。路上要有人看見。千萬別走了。這爺兒倆在後頭跟

着。把楊七爺拿布裹在板兒上。這倆大個兒抬着。就像沒拿着東西似的。街上又清靜。到了城上。找着下城的地方兒。徐奎李猛。每人拿一個手托着板下城。轉眼到了城下。陳鐵柱正在城根兒底下躺着呢。往城上看看。看見有人往下爬城。知道必是楊七爺到了。站起過來一瞧。正是徐奎李搭着楊七爺下城。陳鐵柱要接板兒。彭九公說。你不用管那個。咱們倆人在後頭走。防備着有人追。陳鐵柱說。我這根齊眉棍。就夠他們搪的。彭姑娘在前引路。彭九公陳鐵柱在後邊跟着。一會兒就跑到船上啦。大眾一齊上了船。查查查查水手不短。立刻就開了船。一響氣兒出去有五里地。彭九公說。這隻船久站瓜州鎮江。難免有人認識。今天咱們上瓜州。趕緊移奔太湖。找個沒人到的地方兒住幾天。把傷養好了再報仇。徐奎李猛陳鐵柱都在艙外。彭九公爺兒倆把床上舖好了。把楊七爺搭過去。在床上養病。繞過大江轉到太湖邊兒上。買了些食用東西。夜裏把船放入湖內。到了一個山坡底下停住船。彭九公出艙一瞧。看見山坡兒

上有十幾間房。不過三五個院子門外有晒網。有油飾船上用得傢伙的。陳鐵柱說道。這幾天在船上悶的難受。我先下去活動活動。彭九公說。你上岸可別上人家門口兒。陳鐵柱答應了一聲這才上岸。彭九公問徐奎這是甚麼地方。徐奎說。這叫青草塘。這個石嶺最高。有一年湖水冒長五丈。也沒有淹着房子。這地方兒輕易見不着船。咱們住幾天正好。彭九公一看地勢倒很不錯。教水手給搬了兩個凳子。擱在湖邊兒上。也下去坐着去。彭九公教做點兒好菜。大家喝酒。陳鐵柱聽說喝酒。樂的了不得。彭九公又到船內看了看楊七爺。出了艙在船頭上教人擺好坐位。爺兒幾個坐在一處喝酒。大家雖然是開懷暢飲。徐李二人不敢在師父面前放肆。陳鐵柱是朋友相交。隨便說笑。冒然打一個院裏出來一個老耆。拄着拐杖。走近前來說道。船上是鐵柱嗎。陳鐵柱說是我呀。你是我爹嗎。老頭說道。傻小子連我都不認識啦。彭九公站起來說道。老前輩請上來吧。這個老頭子也並不推辭。上到船上跟彭九公一談話。彭九公把救楊師弟

碰見陳大弟的話一說。陳老頭兒說。衆位也是小兒救命恩人啦。我先謝謝。九公說不敢當。陳老頭子說。鐵柱出去五六年音信全無。誰也不知道他在蘇州打了人命官司。幸虧遇見諸位救了他。如今父子團圓。小老兒就在這山坡上住。請衆位上舍下坐會兒去吧。連楊義士養病。也比船上方便。鐵柱陪着上咱們家裏去。陳鐵柱本就是個租人。再一喝酒。一聽到了家啦。連拉帶扯。硬往船下請人。這才下去好幾位。陳老頭子在前引路。陪到上房裏又把彭姑娘讓到內宅去。與陳老頭的夫人兒馬氏相見。陳老頭子爺兒兩個。又上船看楊七爺的傷能下船不能。問了一回。陳老頭子說。小老兒倒可以治傷。回到家裏預備床舖。把楊七爺也搭過去。這工夫兒陳老頭子家裏酒菜預備齊啦。大家喝起來啦。陳鐵柱跟他父親說道。我哥哥那兒去啦。陳老頭說。他買魚去啦。大半得晚晌回來。鐵柱變了主人啦。讓這個喝讓那個喝。他自己也不住嘴。一會可就醉啦。出去坐在台階兒上就睡着啦。大家吃完了飯。陳老頭子說。請衆位在舍下住幾



天。等把楊七爺的傷治好了再走。九公說。在船上住也是一樣。不叨擾您哪啦。陳老頭說。提不着客套。九公一看陳老頭子誠實。祇好點頭說道。我們住在府上。教我那兩個徒弟上船上照應着去。陳老頭子說也好。派人把床帳收拾好了。這才端過一盆藥水來。把楊七爺的腿打開。拿藥水洗完了。洒上面子藥照舊捆好。陳老頭子說。要是覺疼。腿可別動。一會兒就好啦。楊七爺點頭。待了會兒腿就疼起來啦。忍了會才不疼啦。反覺着癢癢起來啦。陳老頭子在旁邊兒看着。說道腿可別動。一點殘廢也作不了。九公在旁邊兒看着。知道這陳老頭子也是個異人。這且不提。到了第二天。陳老頭子把大兒子寶泰叫過來給大家引見。說道。這是鐵柱哥哥。給大家見了禮。站了會子才出去。到了早飯後。寶泰進來跟他父親說道。我們今天就去吧。陳老頭子說把那兩個都弄了來。可別弄一個。道上留點兒神。快去快來。寶泰答應出去。暫且不提。陳老頭子又跟九公說閒話兒。提起楊七爺大鬧蘇州來。陳老頭子很知道的詳細。九

公說您怎麼知道呢。陳老頭子笑道。楊七爺的官司。是裁到蔣二手裏的。辦這件事的時候兒。寶泰正在蔣二家裏哪。是蔣二請了去助拳的。故此知道底細。九公說。這個蔣二大約也不是良善人吧。陳老頭子說。蔣二是水路碼頭的瓢把子。楊七爺跟他借過錢。他才約人調查楊七爺內中隱情。寶泰全公道。等着過幾天。我把這件事詳細告訴你。九公一聽這些話。說的還是有因。心裏說。蔣二李凱。非得結果了他們不能出氣。祇好等楊七爺傷好了再說。這先不提。又過了幾天。楊七爺覺着腿底下爽快。心說必是見好。又過了七八天。有心要坐起來。陳老頭子教楊七爺兩腿伸着別動。淨把上身扶起來。身後墊上棉被枕頭。這一天早晨。寶泰打外邊進來。見了他父親說道。把那兩個都弄了來啦。陳老頭說好極啦。先帶進來我看看。寶泰答應了一聲出去啦。遲了一會兒。寶泰跟鐵柱提着兩個人進來。往地下一扔。楊七爺在炕上坐着一瞧。是蔣二跟李凱。楊七爺一愕說道。這不是蔣二李凱嗎。陳老頭子笑道。可不是這兩個東西

嗎。楊七爺打官司。全都是他二人的壞。又跟寶泰說。先問蔣二。教他自己招認害楊七爺的事情。陳寶泰跟蔣二說道。快說。別等用刑。蔣二一瞧屋裏連個小板子全沒有。還有甚麼擋不了的刑呢。可是聽着陳老者一說用刑。陳寶泰便一隻手捏住腦門子。一隻手捏住後腦海。兩隻手往當中一使勁。就像上腦箍一樣。疼得要命。蔣二這才極嚷道。有供有供。陳老者說。放下了教他說。蔣二這才將失盜已後。勾串李凱拿的七太爺。把這些事細細說了一遍。楊七爺一聽。這才明白犯案的原因。陳老頭子又問李凱。李凱不敢隱瞞。一五一十的把實話滿都說出來啦。楊七爺聽了個明明白白。陳老頭子跟楊七爺說道。這都是已過的事啦。萬別生氣。今天把他二人弄了來。爲的是給你報仇。拿他們兩個取個樂兒。又跟蔣二說道。你算眼綫。先剜你一隻眼。李凱動的手。先去一隻手。寶泰過去就剜眼割手。陳老頭子說。給他敷上藥。別教他流一屋子血。鐵柱跑到廚房。拿了一把燒紅了的烙鐵來。往胳膊上一擱。血就止住啦。楊七爺

心中笑道。這個藥敷得到是不错。真比西醫的法子還高。就見蔣二李凱兩個人。疼的直學猴兒叫喚。當時陳老者。跟楊七爺說道。這兩個東西。實在可惡。今天也是報應循環。當初他們害你。沒叫他們害死。實在是萬幸。今天把他們弄了來。就是爲的給你報仇。且等你大好了再料理他們。還是此刻就料理他們呢。楊七爺說那到隨便吧。陳老者說。這就料理他們。太便宜他們了。要不然還是把他們先收起來再說吧。說着叫鐵柱把他們先弄出去。楊七爺又問。怎們這們容易。就把蔣二李凱兩個人弄來了呢。這兒不但楊七爺看着新奇。就連閱者。大概也以爲奇怪。怎可如此之容易。就把蔣二跟李凱就弄了來呢。這們熱鬧的一段。怎可攔在暗場兒呢。此中有一層難處。上回書寶泰跟陳老者說。這就去吧。陳老者說快去快來。就是去弄蔣李兩個人去啦。彼時要是當着楊七爺宣布明白。楊七爺必得要爭面子。什麼那不行咧。總得我好了。自己前去咧。還得唱一齣獨木關。哆哩哆嚙也要出馬。再說寶泰走了。叫楊七爺大家

這兒來亮個場兒。就這們等着也不好。所以先說把他們弄了來。借着楊七爺一問。再補敘前事。閑話打住。再說寶泰那一天由家裏起身。坐着船到了蘇州。把船灣到城外頭。住在船上。等第二天進城去找蔣二李凱。這先不題。再說自從楊七爺拿出錢來。救了米姑娘。蔣二當時雖然得着錢。可是把美人兒丟了。心裏恨氣不出。後來又丟了銀子。更是氣上加氣。所以就留神上楊七爺啦。後來居然把楊七爺捕住。心裏稍微平和一點兒。可還是淨想美人。能夠得着才好。無奈又訪不着米姑娘挪到那兒去啦。沒事兒他在屋裏。一個人兒轉磨。這一天走在街上。遇見李凱。李凱說二爺您上那兒去呀。抽冷子倒把蔣二吓了一跳。遂說你怎們抽冷子說話呀。李凱說您也不是低着頭想什麼呢。我說話聲音並不大。原來蔣二心裏。竟想美人呢。被李凱一句道破。到有點兒怪不好意思的。又搭訕着說。我心裏什麼也沒想。許是上了火啦。要不然小孩兒吓着。都得吃涼藥呢。那就是因爲有火才吓着的。李凱說您還會治小兒科哪。你不代售

馬玉堂狗皮膏藥呀。蔣二說我們到想代售呢。可惜現在馬玉堂還沒賣狗皮膏藥呢。這都是蔣二跟李凱說的嗎。不。王一說的。蔣二當時不過遮正了半天。李凱因爲向來是巴結蔣二的。更不敢苦追。反到直差忽。蔣二說我這兩天悶的很。咱們找個地方兒喝酒去。李凱說好。我正想喝酒呢。我可沒帶着錢。蔣二說走吧。我還能教你給錢嗎。我向來知道你出門兒的時候兒。你的夫人兒不給你錢。你左不是在外頭跟着蹭頓飯吃。蹭個戲聽。再不然介紹童伶弄幾個錢。李凱說二爺。您真把我改透啦。我多會兒作過那個事。說着兩人到了酒館兒。找了個清靜雅座兒坐下。那個地方兒。差不多的都認識蔣二。當時酒館兒。夥計過來周旋。說二爺來啦。您怎們老沒來呀。蔣二說這些日子我有事。酒館夥計說。先給您泡點兒茶喝吧。蔣二說好吧。你給買包好龍井去。夥計答應出去。可就是沒理李凱。李凱心裏大大的不樂。遂故意向蔣二說。您看這個夥計可不對。你叫他買茶葉。他怎們待答不理兒的。這話又說回來啦。他瞧不起

您。還瞧的起我嗎。蔣二說你不用跟我唱法門寺。兩人又說了會子閑話兒。夥計把茶泡來。倆人又要酒要菜。一邊兒喝着。李凱又想起得意的事來。向蔣二說。您看上回咱們辦飛賊楊七。辦的多們漂亮。總算給您報了仇啦。要不是我出那些個主意。大概別人辦不到。就說弄到衙門裏。若非我哄着他。用老弦把他拴上。一說兒就能捕獲飛賊啦嗎。蔣二說。得啦。得啦。別惹蠢人啦。你以為你那是趙子龍的長坂板很得意啦。其實別人看着狗屁不如。再說究竟還是讓他越獄脫逃啦。你喝便宜酒吧。別弄這些個事啦。李凱說您這話說的可不對。要據我說。就憑我們班兒裏的人。能夠把飛賊拿住。還借勁使勁兒。把他兩腿夾壞。要不是爲給您報仇。誰費那們大事。向來班兒上的。就是傳傳案唬唬人。這還寬的了您嗎。這們大的案看着別讓跑了。那可不敢說。人家來好多的能人。跳進獄牆。殺死更夫。一可沒盜去御馬。一捨去犯人。班兒裏的人。誰敢攔阻呀。將才我不是說嗎。我們這個當班兒上差使的。就是那個事。僅會跟房

裏買張傳票。勒索鄉民。收下差使。擠兌着跟人家要點錢兒。那兒有當偵探的發財呀。他們辦一個煙土案子。就剩個萬兒八千的。蔣二說你也不用拿這個跟我送情。就是把楊七碎尸萬斷。於我也沒有多大好處。我現在就想着一件事營拗。那個米姑娘。上回我眼看着弄到手裏啦。叫楊七給破壞啦。如今這個米姑娘。也不是在那兒呢。李凱說我要說您准又不愛聽。您那個時候兒。要是不要錢。一定要人。也就把人弄過來啦。蔣二說你這話說的不對。那個時候。就是知道姓米的沒錢。拿捏他們。我雖然有勢力。也不能應納民女作妾呀。所以當時我想着先把錢拿過來。以後再遇機會。誰知道他又搬了走啦。也不是搬到那兒去啦。李凱說您要想找他到不難。等着我給您打聽打聽。打聽着咱們再想法子。蔣二說你真要把這件事給我弄成了。我好好兒的謝謝你。說着倆人喝完了酒。又要了點兒吃的。吃完照例是蔣二給錢。出了門兒。蔣二還是諄諄囑咐。說你可越快越好。要不然明天咱們還是在這兒見。李凱一想。在這兒見固然可



以吃他。那你拿什麼話答對他呢。可是不來。吃兒也就罷啦。要不然就賺他點兒吃的再說。李凱此時。心裏一路苦盤算。蔣二說我跟你說話。你怎們不理我呀。李凱說您到是等我想一想呀。那們明天見就明天見吧。可是明天未必有確實回信。蔣二說那到不要緊。我見不着你。未免心裏啾咕。只要見着你。也彷彿見着米姑娘似的。李凱說那可真懸。得啦。明天見吧。說完分手各自回家。第二天李凱仍舊去找蔣二。簡斷捷說。從此三天兩頭兒。李凱就吃蔣二一頓兒。左不是花說柳說。後來有一天。李凱在衙門同人說閑話兒。說起誰家藥鋪的藥好壞來啦。李凱說我們親成就賣的是紫金錠非常之好。專治婦女下疔。旁邊兒有人說。李頭兒。你弄擰啦。那是下疔錠。李凱說對啦。是我看見報上賣下疔錠的廣告。跟我們親戚賣紫金錠戒指廣告。登在一處啦。我看出了。內中有一個夥計阿王說。小藥鋪兒真要賣好東西。不貪大利。買賣就能興旺。就說咱們這兒西街打鐵弄的那個陳家小藥鋪兒。聽說那個姓陳的。本來是外行。一

點兒落子沒有。也不知怎們弄了一個媳婦兒。帶着一個老丈人。這個老丈人在北京豐台開過藥鋪。很懂得藥行情形。這個老丈人。把姑娘給了老陳。也不是由那兒又弄了倆兒錢。爺兒三個。就開了這們一個小藥鋪兒。藥還是真好。價錢也不大。現在很興旺。李凱信口說道。這個老陳到是檢着便宜啦。那們這個老丈人姓什麼呢。阿王說姓米。李凱說怎麼着。姓米。阿王說是姓米呀。怎們我一說姓米。您說話變了聲音。您有什麼毛病是怎麼着。李凱說我到沒什麼毛病。因為有一個姓米的。他該我倆錢兒。他跟前有個姑娘。那個時候兒。他很沒有錢。我可老沒見着他啦。那們現在他發了財啦。那不行。那我可得找他去。阿王說您先等等兒。究竟是那個姓米的不是還不定。再說人家開個藥鋪。就算發了財啦嗎。李凱說不發財就開藥鋪啦。我找他可以看看他。不是也不要緊。阿王說要不然等着我跟他打聽打聽。他跟您認識不認識。要是跟您認識。一定是他啦。李凱心裏有鬼胎。他本來跟米先生不認識。所為的是給蔣二探聽

消息。遂趕緊說道。那到不必。等着便中我往那們去再說吧。說完之後各自散去。第二天李凱趕緊報告蔣二。說我已經訪着米姑娘的下落了。蔣二說快同我去。李凱說那可不行。那兒能說去就去呢。您那一天不是說的明白嗎。您有勢力。也不能應納民女。不是您說的嗎。蔣二說不錯是呀。將才是我急勁兒。好容易聽說米姑娘有了下落。我就脫口而出。急忙要去。彷彿奔土如奔金似的。差一點兒沒拿你當了米姑娘。你還不算便宜。李凱說謝謝。好懸。我還跟您說。現在米姑娘已經嫁夫。您若娶他。咱們可以慢慢想個主意。要是不想要他。就作爲罷論。咱們再找別的美人。蔣二說你這是一派胡言。想着朦朧吃朦朧。朦了我這們多日子。今天又是來搪塞我來了。他出嫁我也要。你給我辦去吧。花多少錢我都認。李凱說您先別生氣。您要說我朦您的吃喝。我那一天不吃您喝您呢。不過我打聽着米姑娘是這們回事。我不得不告訴您實話。您既事很願意。我就給您辦去。蔣二說好啦。我聽你的信兒。越快越好。李凱答

應。與蔣二分手。自己去想主意。好容易想起一個好主意來。等到晚晌。知府沒事的時候兒。李凱到知府的上房。此時知府正跟姨太太在屋裏。也不說什麼呢。只聽見有說有笑。李凱當時沒敢進去。在院子裏站了會兒。聽了聽屋裏風平浪靜。笑聲止住。這才在門外輕嗽了一聲。知府問外邊是誰。李凱說。庶。是下役。知府說有什麼事。李凱說有宗事報告。知府說那們你進來吧。李凱進去一瞧。這位姨太太。頭髮是亂七八糟。在那兒扣鈕子呢。彷彿將起來似的。李凱也不敢多看。過去給知府請了個安。知府說你有什麼事報告。李凱說您不是正爲上回庫裏丟了銀子着急哪嗎。我倒想起一個人來。可以叫他幫拿幾個錢。就是咱們這兒的蔣二先生。知府說找他可不大合式。零碎有事。不斷找他幫忙。這們多的錢。怎們好找他呢。一個不行。以後到不好找他了。李凱說那到不要緊。他們這路紳士。專靠着咱們吃飯。沒有怕得罪他們的。再說這一回有一點事兒。他氣不出。他情願意多花錢出出氣。知府說什麼事呢。李凱說有

一個姓米的。早先要把姑娘給蔣二先生作妾。還使了蔣二先生些個錢。後來抓了一個碴兒。愣不給啦。錢也沒退回來。這個老米。帶着姑娘就跑到別處去了。現在聽說。老米把姑娘給了一個姓陳的。他們翁婿在西街開藥鋪呢。蔣二先生。那一天跟我說起閑話兒來啦。說姑娘要不要到不在乎。就是得出這一口氣。知府說這宗人都是財燒的。就算是費點兒事弄回來。人家姑娘也出了嫁。莫非他能娶嗎。也不過收拾收拾人家出出氣。他花給個錢。李凱說他說啦。出了嫁他也要。還是情願意花錢。我想這不是活該咱們沾他點兒光嗎。知府說你想怎麼辦呢。可也得顧的住咱們才行哪。別淨貪圖他倆錢兒。他可報了仇啦。把咱們毀啦。李凱說不要緊。這個地方兒。本來就由着咱們反。道台是咱們的人。本縣他得聽喝。本處的小民。咱們叫他怎麼着他得怎麼着。再說咱們也不作十分越理的事情。現在我打算設法察他們的藥鋪。聽說他們這路藥鋪。都私販煙土。如果能察出煙土來。就把他們弄到衙門裏來。重重罰他。他們交不了

錢。就押追。那個時候兒。再有人出來。作爲跟蔣二先生借錢。或者就可以把老米的姑娘再弄回來。知府說要是辦好了。蔣二給咱多少錢呢。李凱說這層我還沒跟蔣二先生訂對呢。因爲沒跟他說哪。您看着要可以辦。我再跟蔣二先生說去。大概多了不能。叫他拿個幾千子總行的。知府說幾千可少一點兒。李凱說那們我擠着跟他說去。越多越好。您看怎麼樣。知府說好吧。你去辦吧。李凱答應出來。第二天找着蔣二。蔣二說你給我辦成啦吧。李凱說這個事您那們忙行嗎。像您上回是的。成的也快。吹的也快。這一回我給您想個法子。把米姑娘弄到您手。永遠爲業。您瞧好不好。蔣二說你有什麼好法子呢。李凱說您不是願意花錢嗎。這個事非請知府大老爺幫忙不可。現在大老爺因爲丟了庫款。正着急無法彌補呢。您要是肯出幾個錢。大老爺必喜歡。大老爺一作勁。這個事就好辦啦。蔣二說那們我拿多少錢呢。李凱說您拿一萬銀子。我跟大老爺說去。蔣二說算了吧。你們這是敲我的竹槓啊。米姑娘我不要啦。我們家連

我都賣了也不值一萬呀。你這是誠心跟我搗亂。李凱說您這是何苦呢。說的這們個樣兒。誰有錢也不能背人。沒錢也不能吹牛皮。這不過我想着您既願意花錢。就爲出氣。花幾個也不算什麼。這們辦得噠。您要不願意辦。那就不用說啦。您要有意辦。咱們就商量商量。後來二個人講來講去。講到五千銀子。算是落點。李凱又跑到知府那兒。花說柳說。給知府四千銀子。知府先不答應。後來李凱說。這個事情是不着咱們什麼。再說也招不了什麼聲氣。知府這才點頭。李二由衙門出來。自己一想。要打算當作私土湊辦老米。還得下點兒本錢。買點兒煙土。給老米栽上賊兒才行哪。只好找蔣二。先要幾錢兒買土。遂即找着蔣二。要了二十兩銀子。買了十幾兩煙土。把土局子的紙撤去。換上素紙。弄成私土的樣子跟蔣二商量着。打算去栽賊陷害米先生。這個工夫兒。陳寶泰去找蔣二。三個人見了面。說了幾句閑話兒。蔣二向寶泰說。您怎們老沒上我這來呀。寶泰說我竟在家裏啦。沒有進城來。蔣二說今天您來很好啦。我

這兒有一點事兒。你給幫幫忙吧。寶泰說有什麼好事。叫我幫忙呀。蔣二就要算計米姑娘的事一說。寶泰一聽。雖然不知道米姑娘當初被救的這個確兒。然而可也大大的不贊成這宗事情。可是又不能當時駁蔣二。只好隨聲答應。說行行。那不算什麼。不過我這回上這兒來。也是爲這宗事來找蔣二先生。因爲我們那兒。有人家一個女子要賣。人品太好啦。蔣二先生可以看一看。不如意作爲罷論。咱們回頭再辦這一檔子。蔣二本來聽見那兒有美女子。就心癢難過。遂說那們我就看看去。此時李凱心裏大不高興。因爲眼看錢要飛。故此說道。蔣二先生。您不是一來爲出氣。二來才爲的人是兒哪嗎。總還是辦咱們這一檔子對。蔣二是正心疼錢呢。想着要真另有一個美人。花錢不多。到也不錯。省得花好幾千兩銀子。遂向李凱說道。美人還有多了的嗎。咱們先看看城外頭這個去。回來再弄米姑娘。也不算晚。咱們就先同陳先生去一趟再說吧。李凱氣的蛤蟆似的。也不敢多說。只好說那們咱們怎們去呢。寶泰說這到不



難。我本是來買東西。坐船來的。咱們可一同坐船去。蔣二說那很好啦。那們咱們這就走得啦。李凱委委屈屈的。只好跟着一同來到城外頭上了船。船上有入開船。水手是寶泰預先囑咐好了的。船要慢慢的走。他好鼓搗這兩塊料。原來寶泰早先預備下幾瓶酒。還有點兒隨便的菜。內中的酒。可有兩瓶有蒙藥的。等開船之後。寶泰說我這兒有酒。咱們喝點兒。說着先拿過點兒小菜兒來。又拿過三瓶酒來。說咱們每人一瓶。可沒有酒杯。蔣二是高着興喝。李凱也隨着喝。可是他們倆人喝的都是有蒙藥的。船走了有一二里多地。蔣二李凱兩個人的蒙藥。具都發作。全暈輪下。寶泰叫水手把他們二人捆上。趕緊撥船往回走。等快到寶泰的家啦。這才用涼水將他們噴醒。由船上把他們弄到家去。這是寶泰攔獲蔣二李凱已過的情形。由此補出。這且不提。再說陳老者出主意。將蔣二李凱剜眼去手後。暫收在一邊兒。等楊七爺大好了。再將他們執行死刑。當時彭姑娘聽見說啦。也上前邊兒來打聽這件事。彭九公說。你寶泰

大哥就回來。你問他很好啦。正說着。寶泰收完蔣二李凱。已然回來。將要進屋子。看見彭姑娘在這兒。又退回去了。陳老者說。寶泰你別走。你彭妹妹正要打聽弄蔣李的情形呢。你可以緝說一說。寶泰又進來說了一回。說完之後。楊七爺說。這倆東西真混賬。要不是這一回的快。他們又要害人家米先生跟陳良一下子。寶泰說楊伯父知道米先生呀。楊七爺又把當初救米先生。以及知府把持庫款等等事。說了一遍。寶泰說敢情是怎回事呀。這一回太便宜知府啦。彭姑娘說我還有個意思。這一回去擒蔣李二人。是寶泰大哥受的累。我還想去一趟。再收拾收拾知府去。陳老者說。據我說當初出意。以及辦楊七爺。最可恨的。就是蔣李二人。把他們兩人弄來。就算報了仇啦。彭姑娘說。陳伯父說的很是。寶泰大哥去這一趟。也很受累。大哥確是足智多謀。不過我想。會武技的人。當然補助法律之不足。替人民除害。比方遇見貪官污吏。他有的是金錢。能運動。還能買嗎一部份人捧着他。良善人民無法處治。只好仗着我

楊

飛

侯

們會武技的人驅除。替人民除害。我打算明天進城。找地方住下。到夜晚我看勢作事。得使把知府殺死。也可以叫後來有個警場。寶泰說彭妹妹若一定要去。我還可以去幫個忙。請彭伯父也跟着去趟。一切的也都便宜。陳老者說也好。要去你們爺兒三個去一趟。可是不可以太冒失。但能不殺知府更好。省得把事弄大了。說完彭姑娘仍到後邊兒去。一個八兒坐在那兒。想着寶泰到是個人材。又會武技還不浮躁。不會武技的人。還有毛毛騰騰的呢。寶泰能如此沉隱。實不易得。而且人品也不錯。就是去拿蔣李兩個人。他總算是辦的很漂亮。不過讓他一個人獨得這個功勞。我心裏不大舒服。這一回我到知府衙門。總得竭力鬧一下子。我也出出風頭。又一想陳老先生說的話也對。到不可殺死知府。因為我們不容易離開蘇州。只好去戲弄他一回。取個樂兒。彭姑娘搗了半天鬼。到第二天又找彭九公。說要進城的事。彭九公是也無法攔阻。只好約上寶泰。爺兒三個。後半天一同進城。找了個小飯鋪兒吃飯。耗時候兒等人家

飯舖兒都快上門啦。爺兒三個才出來。作爲在街上閒溜達。又找沒人的地方兒。待了會子。等到三更來天兒。這才到了府衙。彭九公在外邊兒。把着風兒。彭姑娘躡上房去。寶泰在後頭跟着。到了廳房地方兒。一看原來正趕上知府請客。好多的人。都在屋裏。熱鬧非常。彭九公同寶泰又到了後邊內宅。見一間屋子裏。有男女說話的聲音。而且說的不是什麼好話。彭姑娘稍微聽着。耳朵。趕緊上房慢慢的告訴寶泰說。您下去聽聽去吧。屋裏有男女二人。不知道說的都是什麼話。寶泰下房到窗外一聽。就聽裏邊有一個男子說道。你那兒不是還有一副鐺子那嗎。你先把他賣了。可以賣個一百多銀子。咱們先花着。女的說那可不行。我就剩那副鐺子啦。我沒帶的也不行呀。男子說你竟捨不的也不行。咱們現在就沒的花。再說我也得用錢。我要是沒有錢花。還得跟你這兒。就這分兒心。女的說這不是你傾心願意嗎。你不會不上裏頭來。這是何苦呢。男的說那們咱們由明天就算吹。你幹你的。我幹我的。可是這們着。我要

再看見你跟別人。我可是胡嘍嘍，大概你不定又看上誰啦。誠心要離開我。女的說你這個小沒心兒的。我自覺得你毫無錯處。我稍微說句趣話。你就這個那個的。你還不錯哪。那們你看見我跟誰來着。男的說我還用看見。你將才這套話。你要沒別的心你能說嗎。女的說你這是誠心擠兌誰是怎麼着。我這兒認了說趣話兒啦就得爺。你還緊是不依不饒的。別說是我對於你啦。就是明媒正娶的。倆人說話有個繞住。女的一抹稀泥。也就完啦。何況咱們是這們一回事。你何必斤斤較量呢。再者還有一說。大凡明媒正娶的人。都是自覺合的着。以爲自己名分正。不肯屈從男子。要是知道男子有個外道兒。或是常到茶室蹣達。那就算大大的違犯家法。擠兌的男子。只好說是在某處小湊賭錢來着。決不敢說實話賭錢得說小湊。還得說贏了多少錢。這宗女子。都以爲自己值的多。真能把男子趕羅得胡說自道。那兒能像我對於你似的。待你是隨便花。你在外邊兒愛怎們玩兒怎們玩兒。我都不吃醋。從來沒干涉過你。咱們倆

人就是憑心。可別誠心往偏僻裏說。誰好偏說不好。那就沒地方兒講理去啦。你說世界上。男女的關係。不必吃醋。不必爭短論長。反正日子長了。有個比較。就彷彿馬玉堂的狗皮膏藥似的。真能治病。老有人買。別人頂也頂不去。這都是那個女子說的嗎。不。王一說的。當時那個女子說完。又聽男子說道。你怎麼是賣沙鍋的師傅的。一套一套的。要說你說的這些個話。到是有對的有不對的。要說男女之間。不必爭論。自己作個樣兒。讓別人看。固然很好。可是有好多辦不到的地方兒。比方說作大婆兒的。要是肯迎合男子的心思。不妨加以修飾。言語稍用談諧。能作到姨太太與媚妓的情形。老爺也未必不認頭。太太使沒醋可吃。無奈作太太的。都不肯犧牲自己。還要說人家的閒話。那還能作到像你說的那個樣子嗎。你所以能夠作到不吃醋。是什麼原故呢。就是你能攏絡人。真能迎合人心作事。我敢說這句話。對於你真沒二心。這就是你的手段好的原故。別瞧我在外頭搗亂。那都是逢場作戲。拉攏朋友。

不能不應酬。你想我能把朋友讓到你這屋裏來。讓你替我應酬嗎。大概辦不到吧。其實我很願意你替我應酬。朋友准歡迎。女的說你別挨罵啦。將才你那是怎們啦。男的說將才不是你擠兌的我嗎。我要真跟你斷絕關係。我不會從此不來照你的面兒嗎。可是還有一樣兒事。我要跟你說。東跨院兒五姨太太跟董順。他們倆人本來就有事。董順這小子。還是挺坑頭。大概咱們這個事。他也知道一點兒。這些日子。他竟弄話敲打我。這東西真混賬。等着得便兒。我是弄刀殺了他。女的說你殺了他。有什麼用處。你殺了他還不如殺了前邊兒那個老東西呢（指知府）。書中代表。這個男的。是知府的跟班兒的祝鳴。女的是知府的四姨太太。他們說的五姨太太。就是知府的那五姨太太。董順是廚子。問話不提。喜說禮鳴一聽四姨太太說把印府殺了。到吓了一跳。說那我可不敢。那是鬧着玩兒的嗎。四姨太太說。你怎麼就敢說殺董順呢。祝鳴說你好糊塗。殺董順不是一個廚子嗎。你叫我殺知府。那還了得嗎。殺官如同造反。因

姨太太說。你還說我胡塗呢。到底不定誰胡塗呢。你還認着那個老話兒呢。其實還不是都是殺人嗎。祝鳴說那可不能那們說。殺尊親屬罪就加重。知府大老爺既是我的主人。也可以算是尊親屬。四姨太太說。你着這份兒法律毒。祝鳴說法律毒不法律毒。那到先不必說他。將才你說叫我殺知府大老爺。那們殺完了他怎們樣呢。我看就這們着。他也不大干涉。這不是很好嗎。四姨太太說不然。這些日子他很查考我。他還是不給我錢。將才你說董順知道點兒。那就碰上錢兒啦。必是董順跟五姨太太說的。五姨太太又跟老爺說來着。別的先不用說。老東西這們勒苛我錢使。我簡直就不行了。要再叫他們調查明白了咱們這個事。那還了得。咱們莫若用一個先發制人的法子。還是由根兒上來。把老東西弄死。我跟你咱們一走兒。你住家不是通州嗎。「南通州。」我娘家也在那一塊兒。大概咱們還許是親戚呢。咱們簡直上你家去。祝鳴說。不行。不行。我們那口子。醋勁可大着的呢。他早就說過。我要是不再弄人兒。得給他幾畝



地。他就不管我的事了。他也許自己單過。也許另找別人兒。所以因為這一層。我始終沒弄人兒。要不然我早弄徒良的啦。四姨太太說。那到沒什麼。咱們上別處也行。不過咱們得想法子。毀那個老東西才行哪。祝鳴說那到容易。到是你得先米湯着老傢伙。弄出點兒錢來。咱們再說別的。四姨太太說等着我想法子。祝鳴說法子你慢慢的想着。咱們先睡覺要緊。不是別的。真困。寶泰聽到這兒。也就不便再聽了。（再聽我也沒法子說啦）。遂翻身下房。彭姑娘說。大哥您上那兒去啦。我等您老不上來。我也不敢動窩兒。寶泰說這屋裏大概是知府的姨太太。跟一個當差的。聽他們倆人說。東跨院還有一個姨太太。是跟廚子。彭姑娘說您還不進去把他們殺了。還有心去聽他們聊天兒啦。真是怪事。寶泰說我想聽聽他們。到底說些個什麼。而且聽聽是誰跟誰。彭姑娘說那們您聽出來沒有呢。寶泰說不但聽出來。還是很有趣味。要是把他們殺了。到耽誤了大事。原來這倆人。大概一個是姨太太。一個使喚人。這倆人很恨知

府。正想法子要收什知府呢。他們又說。東跨院兒的五姨太太。跟董順有特別的事。我想留着這兩個人。叫他們毀知府。自殺自。咱們今天也別自來。索性到東跨院兒看一看動靜。取笑他們一回就得啦。咱們在這兒不作殺人案他們不致於會介意。彭姑娘說也好。那們咱們上東跨院去。說罷二人由房上來東跨院兒一看。這個東跨院兒。僅有上房。兩旁是廊子。想着他們必在上房。還是彭姑娘先下去。屋裏還有燈亮。裏頭有男女說話的聲音。書中代表。這屋裏正是五姨太太。跟董順說話兒呢。閑話打住。再說彭姑娘。在窗外聽男的說你簡直的在老爺那兒。竟給四姨太太說壞話。不愁不把他們毀了。女的說你那不是費話嗎。反正我沒好的替他說。再說我既在四姨太太以後。他必是不如我。老爺對於他的信任。自然比信任我薄弱的多。我自自然有法子處治他們的。你到不惦記這一回事。姑娘聽到這兒。一想簡直拿他們倆人取個樂兒。也可以慙慙慙慙知府。想罷遂翻身上房。告訴寶泰。如此如彼。寶泰是依計而行。由房上

下來。彭姑娘也跟下來。本來寶泰是要撥門過去一摸。原來門是虛掩着。寶泰推門進去。抽出刀來。慢慢的又進了裏間兒。到把這一男一女。吓了一跳。二人將要嚷。寶泰舉起刀來說。你們嚷就是一刀。此時彭姑娘也跟進來。刀威嚇着。寶泰捆男的。彭姑娘捆女的。把兩個人的腿帶兒解下來。倒捆二背。又把腿也給捆上。桌子上有爛紙。把他們倆人的嘴給堵上。寶泰同彭姑娘。這才到了後院兒。由身上拿出引火的物件。把後院兒的房給點着了。寶泰彭姑娘這才出來不提。再說彭九公。自從寶泰彭姑娘二人進院之後。他就在後院兒房上把着風兒。總不見什麼動靜。等的工夫兒很大。心想這個知府衙門。不致於有什麼暗設害人機關呀。莫非他二人受了暗器啦。要不然怎們半天了。還不見動靜兒呢。彭九公正在一個人兒鴛鴦。忽見眼前火起。這才知道。必是他們二人作的事情。這個時候兒。恐怕有人來救火。或許拿自己當了放火的人。遂由房上跳下。在後邊兒。遠遠的等着。才見由府衙房上下來兩個人。想着必是寶泰

彭姑娘。可也不敢冒失。遂找了個牆犄角兒影着。等到了跟前一看。果然不錯。這才慢慢的招呼寶泰。又問寶泰裏邊的情形。寶泰說我們沒惹什麼大亂兒。不過稍微取笑取笑他們。燒他們點兒房子。那們咱們往回走得嘍。趁這會兒沒人注意。咱們跳出城去。到家再說得嘍。說着爺兒三個。就往回走。這且不提。再說知府衙門。有人看見後邊兒着火。一面趕緊撲救。一面報告知府。此時知府還在前廳宴會。聽說着火。遂叫人傳本城武官。來幫同救火。及彈壓地面。祝鳴與四姨太太。由夢中驚醒。祝鳴趕緊跑出來。四姨太太也假裝一個人在屋內睡覺。等估量着祝鳴走遠啦。這才在屋裏直嚷害怕。又叫了環。又叫老媽子。董順跟五姨太太兩個人。暗暗叫苦。心說我們倆人。只好豁出去死得啦。沒有別的法子。後來有好奇心眼兒的老媽子。說四姨太太到是醒啦。怎們五姨太太一聲兒不言語。想必是睡着了。遂跑到東跨院兒一看。屋門沒關。想着必是五姨太太跑出去啦。再往屋裏一看。原來地下押着倆人。一個是五姨太

太。一個是廚子董順。五姨太太一瞧進來的這個老媽子。還不是自己使喚的。只好豁出憨蠢去。求着能把自己解開再說吧。這個老媽子一瞧這宗情形。也沒管解。出來就去報告知府。路上走着。還是遇見人就告訴。等見了知府一說。知府自然是氣得不得了。又一想先別聽他們鬧事。五姨太太跟我很要好的。有這個他不能不告訴我說。（老殺皮師傅的）。再說五姨太太那個人兒。比誰都好。要把這個事情弄真了。我的所有權就得銷滅。到得歸別人所有。莫若我看勢作事。想把自己到了東跨院兒一看。一男一女在那兒捆着。也不言語。這個知府。始而看見董順。氣得要死。真想當時給他一刀。又一看五姨太太。可就動了憐香惜玉的心啦。想着爲什麼他們倆人都不言語呢。董順必是害怕。五姨太太大概是有一點兒羞愧。想着對我不起。可是這們着。莫若趁這個時候兒。我維持他一下子。他必感激我。以後遇事。他可以少拿捏我一點兒。還是我先問問他們。看他們說什麼。他們只要說的有縫子。我就見坡兒下。把這回事掩

沒了。庶幾我這個老五。還可以保全。想罷遂說道。你們倆人怎們會都叫人捆到這兒啦。問了兩聲。董順是低頭不語。五姨太太到是又要抬頭。又搖頭。旁邊兒的人。都等想聽問這個正案兒。有看出是嘴裏有東西來的。遂向知府說。大概他嘴是有東西。不能說話。知府說那們快給他們掏出來。就手兒把手腳也給他們鬆開。董順捆一會兒還不要緊。五姨太太捆會多們難受呀。真真豈有此理。當時大家聽着都怪可笑的。知府又問到是誰把你捆到這兒的呢。此時董順已然起來。站在一旁。五姨太太裝模作樣的。還得人攙着架着的。坐在一個椅子上。聽知府又這們問。當時計上心來。遂一邊兒哭着。一面兒向知府說道。我正在那兒坐着等你。我又想着你在前邊兒。同大家不定吃的好吃不好。所以我把董順叫進來。給你預備一點兒點心。董順還真忙。說前邊正開着飯呢。我這兒還沒說出預備什麼點心來呢。忽然進來一個男賊。一個女賊。女賊把我捆上。男賊把董順捆上。又拿爛紙。把嘴給堵上。這兩個賊。在這屋裏胡亂翻

騰。也不知都拿了什麼去啦。一邊兒說着。一邊擦着淚。知府先見五姨太太一哭。他也跟着掉眼淚。後來聽到賊人翻騰東西。又一看屋內不像翻騰過的樣子。心裏也就明白八九是瞎話。可也不能不趁坡兒下。也就不深究真兒啦。此時董順也得理不讓人。說我們才冤呢。賊進來的時候兒。我想跑出去叫人去。叫賊把我揪回來。打了我兩拳。才把我捆上了。知府說你這個混賬東西。你們單單的你進來。就管賊也來啦。焉知不是你帶進來的呢。董順說那們我更冤枉啦。我進來是五姨太太臨時叫我進來的。我並不知道五姨太太要叫我。我那兒能夠先預備下人呢。知府說你還強辯嗎。快滾出去吧。董順也知道這是台階兒。遂趕緊跑到廚房裏去啦。這個時候兒。後房的火也被大家救滅了。知府又回到前邊兒。大家安想了一回散去。知府又飭令本城武官。嚴拿於火賊人。這才仍回五姨太太屋裏安歇。知府不想掩沒了這回事。後來好稍微限制姨太太。不想從此知府對於五姨太太。稍露意思。五姨太太到更多心。還疑心是四姨太

—— 樓

—— 樓

—— 樓

太給他使壞。更反說四姨太太些個不是。知府又趕羅四姨太太。後來把四姨太太趕羅急啦。四姨太太約會祝鳴。把知府限五姨太太。一同害死。也算是知府一層報應。這是後話不提。再說彭九公同寶泰彭姑娘。回到陳家。寶泰同彭姑娘。這才當着楊七爺陳老者。把戲弄知府的事情。說了一回。陳老者聽着很是痛快。楊七爺也很贊賞彭姑娘跟寶泰。後來彭姑娘仍上後邊兒去。寶泰也出去了。彭九公說。小女就是這宗性情。向來是不容人。要是別人立一點兒功勞。他分不着。總不高興。所以這次。自己一定要去一趟。累得寶泰姪又辛苦一趟。還算好沒惹什麼大亂兒。要不吳寶泰姪跟着。就許出亂兒。陳老者說。我們行俠作義的人。當然這個樣子。聽見說那兒有賊官貪吏。土豪惡霸。都應該除去才對。何況知府也算是楊七爺的仇人。當然報復的。至於小兒受累。更說不到啦。這些個官僚。貪賊枉法。要不警戒警戒他們。他們更肆無忌憚啦。要指着上級官懲戒下級官。那是難而又難。原來上級官還不如下級官呢。楊七爺



說。陳老先生這話。說的很對。不過寶秦姪同彭姪女。這一次都是全乎爲我的事。我更當格外感激。我還有一件事要說。我看寶秦姪同彭姪女。確是天然佳耦。我雖不才。情愿執柯作伐。九公家內沒人可商量。陳老先生大概還得同嫂嫂商量商量。可是還有一節。似乎還得寶秦姪與彭姪女二人的同意。我雖老朽。倒是頗贊成自由婚姻。不知二位兄台以爲何如。陳彭二人齊說。蒙七爺盛意。甚好甚好。陳老者說那們等着我跟賤內說一說。再跟寶秦商量商量。如果都同意。咱們就辦。我還有一個主意。將來結婚後。他們小夫婦。不妨兩邊兒都住着。或在我這邊兒。或在九公那邊兒。因爲彭姪女這宗性情雖然慷慨尚義。大概不願受人拘束。我們賤內。是一個頑固不堪的人。要是常在一處。恐有不便。可是說明白了。在九公那邊兒住。也不能仰給九公。一切生計。還得由寶秦籌畫。九公說這們辦最好啦。難得陳先生體量人情。至於生計。到不必較量。不過我還得向小女商量。大概這宗辦法。他必認可。說完天已不早。大

家吃飯休息。第二天九公把女兒弄到一邊兒。一說婚姻的事。彭姑娘一聽。到是正對心思。不過表面上。稍加客氣。說您看着辦吧。九公說這你到不必拘泥。不願意你可以真說。我就回覆他們。那到沒什麼。彭姑娘心說。這不是誠心跟我開玩笑嗎。這要一回覆。不是要我的圖財害（命）啦嗎。遂趕緊說道。辦是辦的。就是這位陳老太太。有些個怪討厭的。九公說人家陳老先生早說到這一層啦。如果事成之後。你們可以到咱們家去住去。那還有什麼拘束嗎。彭姑娘說那到還可以。簡斷捷說。爺兒倆就算通過。這先不提。再說陳老者。得工夫兒跟老伴兒一說。陳老婆兒說。噢。那人家給嗎。真要那們辦。我敢情願意。那個姑娘多們機伶呀。又會武技。看個家也是好的。再說我要能使那們一個兒媳婦兒。我這假造化可就大啦。我本來就愛笑話人家的兒媳婦沒規矩。不懂得家常禮節兒。彭姑娘多會哄人兒呀。不樂不說話。陳老者說。你先別犯貧。你說的這一套。滿用不着。什麼又是你使兒媳婦咧。這話說的多不害臊。

我且問你。人家給姑娘擇配。能夠說是配給婆婆嗎。你說的這宗情形。真好就是娶一個無學識的姑娘。頂多就是炕上一把剪子。地下一把鏟子的。那還算好的。要不然就是淨會裝烟到茶拿溺盆。那就什麼意思。要是打算娶一個有學識的。心地高超的。他可就不受拘束。咱們倆人乾脆一句話。你要願意定彭姑娘。你說的那一套。滿用不上。真要事成。結婚之後。得任憑他們小夫婦倆自便。願意在那兒住由他們。就是在家裏住。也不能受誰的拘束。我還告訴你。外國法律上的自由結婚。就是雙方同意。兩家家長認可。正式結婚。至於結婚之後。媳婦不能受一定的拘束。甚至於被婆婆使喚的跟牛馬似的。唾一口吐沫。都得婆婆點頭。那是不行的。在法律上。就沒有這宗規定。可是這麼說。你要給寶泰娶一個依着你說的那個樣兒的。未免作踐寶泰。要是娶彭姑娘這個樣兒的。就得不受拘束。你是怎們着吧。限你五分鐘答覆。（比哀的美敦書還厲害）陳老婆兒說。這到不必五分鐘。我這就可以表決。我如要彭姑

娘。還得不依着你那個辦法。陳老者說。那你可是誠心開導。那兒有那們不講理的。你要說娶彭姑娘好。辦法就得依着我。不能依着你。陳老婆兒說。那可不行。兒子是我生的。娶媳婦就得依着我。陳老者說。你也不用跟我唱普球山。咱們娶娶彭姑娘。就得任他們自由。要不然起家庭革命。誰也沒法子辦。陳老婆兒說。那們隨你使吧。陳老者說。這可是你說的。誰要翻悔不是人。陳老者說完。這就出來。跟楊七爺一說。彭九公也很高興。這天就預備酒菜。作爲喜賀。定規的是等楊七爺大好了。把蔣二李凱處置了。再定寶泰彭姑娘結婚。又過了些日子。楊七爺已然痊愈。這才叫寶泰把蔣李二人。由旁院弄過來。陳老者說。今天楊七爺傷已痊愈。把他們弄過來。請七爺處置他們就是了。楊七爺說。我看不拘怎們樣。把他們弄死就得啦。陳老者說好吧。那們先把他們送到廚房去。待一會兒。叫他們回去就是啦。寶泰又把李蔣兩個人。弄到廚房去。陳老者又叫預備酒菜。又待了一會兒。寶泰進來說道。收拾好了。

這就吃嗎。陳老者說。那們就把他們的心摘下來。煮一大碗湯來。請楊七爺吃得啦。寶泰答應出去。工夫不大。寶泰把湯端進來。大家吃喝已畢。彭九公當日。帶着彭姑娘。與楊七爺。一同告辭回到九公家內。這才定日。先與彭姑娘跟寶泰放定。隨後又擇日迎娶。楊七爺就算大媒。到了吉期。自然是先把彭姑娘娶到陳家。是日賀客甚多。繁文不必多說。要是愛舖張。必得說什麼轎子。什麼執事。又是南邊地方兒。還得說老嫗怎們搗亂。贊禮的怎們贊。未免過於貧氣。誰要愛看細膩的。不是找這報的小說內有紅白事論的。一看就知道了。要不然現在專有一路人。包攬紅白事。出賃孤哀子的。問他也行。再說彭姑娘。既是落落大方的人。決不喜歡那些個舊陋俗。所以現在更得從儉樸。不過就是娶過來。陳老者夫妻都很喜歡。寶泰同彭姑娘。自然要開談個。說說些個當初彼此愛慕的情形。這就吃了子孫饅饅長壽麵。脫了衣裳睡了覺。往下我就不知了。」老玉玲瓏師傅的。簡斷捷說。過了些日子。又接寶泰彭姑娘到彭

家去住。彭九公又把楊七爺送到天津。楊七爺從此在家養老。書說至此算完。

民國35年12月4版

全書一冊 售價\$

著 作 者 毒 蟲

——出版兼發行者——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
勵 力 出 版 社

——分發行所——

正氣書局上海山東路209號

百新書店上海四馬路中市

協和書店上海北京西路826號

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版  
權  
所  
有

翻  
印  
必  
究